

定本 退溪全書

22

定本 退溪全書 22

印 刷: 2025年 4月 20日

發 行: 2025年 4月 25日

編 輯 人: 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팀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發 行 人: 朴炳元

發 行 處: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出版登錄: 1989年 12月 15日 第1-987號

住 所: (03073)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29길 25,
명륜빌딩 4층
Tel (02)765-2181~3 Fax (02)741-3478
URL <http://www.toegye.org>
E-mail toegyeh@hanmail.net

製 作 處: 도서출판 동과서
경기 고양시 일산서구 송파로151번길 24
Tel (02)333-7533 Fax (02)6280-2353

ISBN 978-89-85009-98-0 94150

ISBN 978-89-85009-65-2 (세트)

비매품

定本 退溪全書

22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2

卷5 ~ 卷7

退溪學研究院
THE TOEGYE STUDIES INSTITUTE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宋載邵
行政 支援：李重煥，金銀永

研究責任者：李光虎
共同研究員：金彦鍾，文錫胤，李俸珪，李相夏
研究專擔人力：姜志喜，金太年，柳浩珍，尹瑨香，尹相洙
研究補助員：朴秀英

22책 校勘 및 標點：尹相洙，金太年
校閱：李俸珪

* 이 결과물은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한국학진흥사업단의 한
국학기초자료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
AKS-2018-CDM-1230002)

目錄

目錄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1

宋季 朱門諸子四

宋季 朱門諸子-057 周叔謹	1
宋季 朱門諸子-058 邵叔義	3
宋季 朱門諸子-059 林正卿	5
宋季 朱門諸子-060 李守約	8
宋季 朱門諸子-061 李時可	12
宋季 朱門諸子-062 李處謙	14
宋季 朱門諸子-063 余國秀	16
宋季 朱門諸子-064 林一之	19
宋季 朱門諸子-065 郭子從	21
宋季 朱門諸子-066 姜叔權	23
宋季 朱門諸子-067 余方叔	26
宋季 朱門諸子-068 楊子順	28
宋季 朱門諸子-069 朱魯叔	30
宋季 朱門諸子-070 鄧衛老	32
宋季 朱門諸子-071 符舜功	34
宋季 朱門諸子-072 杜叔高	36
宋季 朱門諸子-073 曹晉叔	38
宋季 朱門諸子-074 余景思	40
宋季 朱門諸子-075 鄭景紹	41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門諸子-076 程次卿	43
宋季 朱門諸子-077 楊通老	46
宋季 朱門諸子-078 林安卿	48
宋季 朱門諸子-079 呂德昭	50
宋季 朱門諸子-080 康叔臨	52
宋季 朱門諸子-081 鄭齊卿	53
宋季 朱門諸子-082 陳後之	54
宋季 朱門諸子-083 李仲秉	55
宋季 朱門諸子-084 劉用之	56
宋季 朱門諸子-085 游子蒙	57
宋季 朱門諸子-086 李良仲	58
宋季 朱門諸子-087 陳彥忠	60
宋季 朱門諸子-088 金敬直	62
宋季 朱門諸子-089 李公謹	64
宋季 朱門諸子-090 楊伯子	65
宋季 朱門諸子-091 彭氏昆仲	68
宋季 朱門諸子-092 李季子	69
宋季 朱門諸子-093 黃子洪	71
宋季 朱門諸子-094 胡萍鄉	74
宋季 朱門諸子-095 童蜚卿	76
宋季 朱門諸子-096 鄭文振	80
宋季 朱門諸子-097 沈莊仲	81
宋季 朱門諸子-098 林子武	86
宋季 朱門諸子-099 陳庭秀	89
宋季 朱門諸子-100 黃先之	92
宋季 朱門諸子-101 石子餘	94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102 黃毅然	96
宋季 朱門諸子-103 襲夢錫	99
宋季 朱門諸子-104 廖益仲	101
宋季 朱門諸子-105 郭德元	104
宋季 朱門諸子-106 黃敬之	106
宋季 朱門諸子-107 吳仲方	108
宋季 朱門諸子-108 王幼觀	110
宋季 朱門諸子-109 劉潛夫	111
宋季 朱門諸子-110 林聞一	113
宋季 朱門諸子-111 黃升卿	114
宋季 朱門諸子-112 楊子昂	116
宋季 朱門諸子-113 魏元壽	118
宋季 朱門諸子-114 吳和中	120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121
宋季 朱門諸子五	
宋季 朱門諸子-115 鍾春伯	121
宋季 朱門諸子-116 陳自脩	123
宋季 朱門諸子-117 游和之	125
宋季 朱門諸子-118 周元興	126
宋季 朱門諸子-119 湯叔永	129
宋季 朱門諸子-120 錢子升	130
宋季 朱門諸子-121 蔡行夫	131
宋季 朱門諸子-122 楊氏與立	133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門諸子-123 劉氏黻	134
宋季 朱門諸子-124 劉沂父	136
宋季 朱門諸子-125 劉叔通	138
宋季 朱門諸子-126 傅至叔	139
宋季 朱門諸子-127 蕭氏佐	140
宋季 朱門諸子-128 林氏子蒙	141
宋季 朱門諸子-129 呂德遠	142
宋季 朱門諸子-130 龔曇伯	143
宋季 朱門諸子-131 鍾唐傑	144
宋季 朱門諸子-132 徐仁父	145
宋季 朱門諸子-133 黎季成	146
宋季 朱門諸子-134 魯可幾	148
宋季 朱門諸子-135 鄭仲履	149
宋季 朱門諸子-136 蔡元思	150
宋季 朱門諸子-137 楊尹叔	151
宋季 朱門諸子-138 黃去私	153
宋季 朱門諸子-139 董仁叔	154
宋季 朱門諸子-140 郭逍遙	155
宋季 朱門諸子-141 舒氏高	156
宋季 朱門諸子-142 潘坦翁	157
宋季 朱門諸子-143 黃德柄	158
宋季 朱門諸子-144 葉任道	159
宋季 朱門諸子-145 周伯壽	161
宋季 朱門諸子-146 李德之	162
宋季 朱門諸子-147 黃氏謙	163
宋季 朱門諸子-148 吳氏振	164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149 鄭信之	165
宋季 朱門諸子-150 劉雲莊	166
宋季 朱門諸子-151 彭子壽	172
宋季 朱門諸子-152 徐崇甫	176
宋季 朱門諸子-153 馮厚齋	179
宋季 朱門諸子-154 王元石	180
宋季 朱門諸子-155 詹元善	182
宋季 朱門諸子-156~157 杜良仲, 仁仲昆弟.	186
宋季 朱門諸子-158 度周卿	189
宋季 朱門諸子-159 范伯崇	191
宋季 朱門諸子-160 許景陽	194
宋季 朱門諸子-161 程允夫	196
宋季 朱門諸子-162 方賓王	202
宋季 朱門諸子-163 劉公度	205
宋季 朱門諸子-164 王南卿	208
宋季 朱門諸子-165 任伯起	210
宋季 朱門諸子-166 潘端叔	212
宋季 朱門諸子-167 孫敬甫	214
宋季 朱門諸子-168 曾景建	217
宋季 朱門諸子-169 鞏仲至	219
宋季 朱門諸子-170 李繼善	222
宋季 朱門諸子-171 林熙之	225
宋季 朱門諸子-172 李寶之	227
宋季 朱門諸子-173 潘文叔	228
宋季 朱門諸子-174 余占之	230
宋季 朱門諸子-175 滕德章	232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門諸子-176 嚴時亨	233
宋季 朱門諸子-177 歐陽慶嗣	235
宋季 朱門諸子-178 魏應仲	236
宋季 朱門諸子-179 張敬之	238
宋季 朱門諸子-180 宋深之	240
宋季 朱門諸子-181 宋澤之	242
宋季 朱門諸子-182 宋容之	244
宋季 朱門諸子-183 林充之	245
宋季 朱門諸子-184 連嵩卿	246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249
宋季 朱門諸子六	
宋季 朱門諸子-185 馮作肅	249
宋季 朱門諸子-186 陳師德	251
宋季 朱門諸子-187 陳廉夫	252
宋季 朱門諸子-188 方履之	253
宋季 朱門諸子-189 林退思	254
宋季 朱門諸子-190 呂道一	255
宋季 朱門諸子-191 李子能	256
宋季 朱門諸子-192 黃令裕	257
宋季 朱門諸子-193 方若水	258
宋季 朱門諸子-194 葉永卿	260
宋季 朱門諸子-195 包定之	262
宋季 朱門諸子-196 劉定夫	263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197 符復仲	264
宋季 朱門諸子-198 林巒	265
宋季 朱門諸子-199 趙詠道	266
宋季 朱門諸子-200 陳齊仲	267
宋季 朱門諸子-201 汪太初	269
宋季 朱門諸子-202 林正甫	271
宋季 朱門諸子-203 汪湛仲	273
宋季 朱門諸子-204 黃直翁	274
宋季 朱門諸子-205 饒廷老	275
宋季 朱門諸子-206 吳唐卿	277
宋季 朱門諸子-207 詹尚賓	278
宋季 朱門諸子-208 程傳之	279
宋季 朱門諸子-209 林師魯	280
宋季 朱門諸子-210 呂季克	282
宋季 朱門諸子-211 余彝孫	283
宋季 朱門諸子-212 祝如玉	284
宋季 朱門諸子-213 李伯諫	285
宋季 朱門諸子-214 蔡伯靜	286
宋季 朱門諸子-215 李周翰	288
宋季 朱門諸子-216 孫吉甫	290
宋季 朱門諸子-217 林叔和	291
宋季 朱門諸子-218 趙致道	293
宋季 朱門諸子-219 徐彥章	296
宋季 朱門諸子-220 柯國材	298
宋季 朱門諸子-221 朱飛卿	300
宋季 朱門諸子-222 黃嵩老	302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門諸子-223 王子充	303
宋季 朱門諸子-224 李元翰	305
宋季 朱門諸子-225 周純仁	307
宋季 朱門諸子-226 何亘元	309
宋季 朱門諸子-227 傅敬子	311
宋季 朱門諸子-228 林易簡	312
宋季 朱門諸子-229 甘叔懷	314
宋季 朱門諸子-230 陳復齋	316
宋季 朱門諸子-231 傅忠簡	318
宋季 朱門諸子-232 林擴之	320
宋季 朱門諸子-233 傅君定	321
宋季 朱門諸子-234 程深父	322
宋季 朱門諸子-235 黃仲本	323
宋季 朱門諸子-236 趙南紀	324
宋季 朱門諸子-237 游連叔	325
宋季 朱門諸子-238 吳伯英	327
宋季 朱門諸子-239 朱季繹	328
宋季 朱門諸子-240 江文卿	329
宋季 朱門諸子-241 吳直翁	330
宋季 朱門諸子-242 蘇宜久	332
宋季 朱門諸子-243 廖晉卿	334
宋季 朱門諸子-244 陳希周	335
宋季 朱門諸子-245 閻丘次孟	336
宋季 朱門諸子-246 黃達才	337
宋季 朱門諸子-247 李伯誠	339
宋季 朱門諸子-248 張以道	340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249 陳厚之	341
宋季 朱門諸子-250 陳公直	343
宋季 朱門諸子-251 林士謙	344
宋季 朱門諸子-252 鄭子直	345
宋季 朱門諸子-253 丘玉甫	346
宋季 朱門諸子-254 江元益	347
宋季 朱門諸子-255 周元卿	348
宋季 朱門諸子-256 馮德英	349
宋季 朱門諸子-257 林仲參	350
宋季 朱門諸子-258 陳德本	351
宋季 朱門諸子-259 戴明伯	352
宋季 朱門諸子-260 徐元明	354
宋季 朱門諸子-261 林恭甫	355
宋季 朱門諸子-262 郭廷碩	356
宋季 朱門諸子-263 任正甫	357
宋季 朱門諸子-264 南城熊	358
宋季 朱門諸子-265 劉學古	359
宋季 朱門諸子-266 劉氏棟	360
宋季 朱門諸子-267 周貴卿	361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四

宋季 朱門諸子-057

周叔謹

《實紀》：公諱介，字公謹，初姓葉。

○《大全書》周叔謹下註云：“葉公謹，改姓字。”【《語類》作周公謹.】

《語》：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個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書》：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如何？熹近日亦覺向

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子約書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

○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云云。【按：前後書多稱呂子約，恐其門人也。】

宋季 朱門諸子-058

邵叔義

按：公諱浩，字叔義，金華人。【《實紀》與《語類》只載姓名，《大全書》只有姓字。今并據〈景行堂記〉，錄出如上云。】

《語》：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造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

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書》：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朝¹⁾慨然永歎而躡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牆屋標榜，反招譏訕也。【按：公嘗知衢州江山縣，縣學故有三賢堂，公葺新之，更扁曰“景行堂”。先生爲作記，見《大全書》。】

1) 朝：《晦庵集》(卷55, 〈答邵叔義〉)‘且’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59

林正卿

《實紀》：公諱學蒙，字正卿，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所著有《梅塢集》，及錄甲寅以後問答。【《語類》：三山人.】

《語》：理會這個，且理會這個，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個“剛”字，莫要理會“沈潛剛克”。各自不同。

○問心性之別。曰：“心似個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要人自體察始得。”

《書》：季通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

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以此思之，其得失不難見也。

○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意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²⁾者，非但讀書爲然也。

2) 弘 : 기준본에는 ‘洪’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에는 ‘弘’으로 되어 있다. 《晦庵集》(권59, 〈答林正卿〉)에도 ‘弘’으로 되어 있으며, “執德不弘”은 《論語·子張篇》에 보인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與黃直卿書〉曰：林正卿歸自湖外，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此下稱其弟安卿語，見安卿下。】

宋季 朱門諸子-060

李守約

《實紀》：公諱闕祖，字守約，號絅齋，光澤人。嘉定辛未進士，歷官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朱子答書有曰：“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史論亦甚正。”所錄有戊申以後問答。

○《一統志》：父呂，號澹庵³⁾，與先生爲友，三子從學。闕祖篤志精思，先生留之家塾，爲編《中庸或問》・《輯略》。【光澤縣，屬邵武府。】

《語》：袁州臨別請教。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彼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人何故與禽獸異？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又曰：“了翁云：‘氣質之

3) 庵：《明一統志》(권78) ‘軒’

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性亦少異”下，又云：“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

《書》：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所示課程及日用工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閒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

○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

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己處人無不然者，亦嘗內省及此否邪？【守約問喪禮，失其大體而區區小節，故及此云。】

○大中之說，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匆匆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所論克己⁴⁾工夫云云，【見上。】可見⁵⁾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歟於

4) 己：《晦庵集》(卷55, 〈答李守約〉)‘復’

5) 可見：《晦庵集》(卷55, 〈答李守約〉)‘知’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實，而歎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斯仁至矣。”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宋季 朱門諸子-061

李時可

《實紀》：公諱相祖，字時可，闕祖之弟，嘉定辛未進士。所編有《書說》三十餘卷。

○《一統志》：“用心精切。”餘同上。

《語》：問“仁內義外”。曰：“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平日知弟之爲卑，而不知其爲戶之時，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大害理。又說‘義襲’，全不是。只細看，可見。”【又有出門使民間答一條。】

《書》：答書六6)，論《書說》等事。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6) 六 : 今按: 《晦庵集》 권55에는 〈答李時可〉 가 모두 7통 실려 있으므로, ‘七’이 되어야 할 듯하다.

宋季 朱門諸子-062

李處謙

《實紀》：公諱壯祖，字處謙，闕祖之弟。嘉定辛未進士，調閩清尉。

○《一統志》：相祖之弟。云云。⁷⁾眞德秀薦之，稱其爲人物典刑。⁸⁾有《語錄》。

《語》：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五常之中，仁尤大，人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所⁹⁾當然而發見矣。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書》：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爲恨。及得所留書，益知賢者之有志也。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

7)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8) 典：《明一統志》(권78) ‘型’

9) 所：《朱子語類》(권121:65)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宋季 朱門諸子-063

余國秀

《實紀》：公諱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語》：問：“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個‘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

○ “宋傑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曰：“未須說如此。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個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云云。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個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問：“持敬則此心虛靜，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

無失'上用功." 曰: "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 蓋敬是第二節事, 而今便把來夾雜說, 則鶻突了, 愈難理會. 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 二是二. 便是虛靜, 也要識得這物事; 不虛靜, 也要識得這物事. 如未識得這物事時, 所謂虛靜, 亦是個黑底虛靜, 不是白底虛靜. 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 換做個白淨¹⁰⁾底虛靜, 則八窓玲瓏, 無不融通. 不然, 守定那裏底虛靜, 終身黑淬淬地, 莫之通曉也." 【淬, 取內切.】

《書》: 所謂貼裏者, 但謂不可向外理會, 不干己事, 及求知於人之類耳. 若學問之功, 則無內外身心之間, 無粗細隱顯之分. 初時且要大綱持守, 勿令放逸, 而常切提撕, 漸加嚴密. 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 一一理會, 從頭至尾, 不要揀擇. 如此久之, 自當見得分明, 守得純熟矣. 今看此冊, 不曾著實持守, 而遽責純熟之功; 不曾循序講究, 而務極精微之蘊. 正使說得相似, 只與做舉業一般, 於己分上全無干涉, 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10) 淨 : 《朱子語類》120:95)에는 없다. 今按: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있다.

○凡事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¹¹⁾”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尙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說¹²⁾之未深矣。

○宋傑常於“親愛而辟”上加工。¹³⁾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鑑。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曰：“常欲”二字¹⁴⁾，卽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11)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12) 說：《晦庵集》(권62, 〈答余國秀〉) ‘玩’。今按：‘玩’이 옳다.

13) 加工：《晦庵集》(권62, 〈答李敬子余國秀〉) ‘用功’

14) 字：기준본에는 ‘子’로 되어 있으나，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字’로 고쳤다。
《晦庵集》(권62, 〈答李敬子余國秀〉)에도 ‘字’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064

林一之

《實紀》：公諱揆，字一之。

《語》：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沈淪，不能得超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個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問：“先生說動靜，莫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塔。如要去取咸陽，一直去取便好，何必要問：‘咸陽是如何廣狹？城池在那處？宮殿在那處？’亦何必說是雍州之地？今恁地引證，恰似要說咸陽，元不會要取他地。”

《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爲此章不雜其他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其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二十五畝云云。¹⁵⁾然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惟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工夫，不可不汲汲耳。

15)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65

郭子從

《實紀》：公諱叔雲，字子從，潮陽人。

《語》：問：“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個個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教郭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書》：孤哀子。

溫公所稱，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問：並有父母之喪，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如何？

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

○問：云云。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父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

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既除服，而父之主永遷於影堂邪？將與母之主同在寢邪？

曰：遷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合葬，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祔與遷，與李繼善同，今見《家禮》。【又問昏禮。】

宋季 朱門諸子-066

姜叔權

《實紀》：公諱大中，字叔權。朱子稱其天資慈祥。¹⁶⁾

《語》：問：“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德輔疑其已至。”曰：“只¹⁷⁾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靜未至？”曰：“固是。”

《書》：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鹵莽¹⁸⁾滅

16) 天資慈祥：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謹按: ‘天資慈祥’四字, 朱子論學時{言}及之語, 非判斷平生. 而乃著于傳首, 爲平生結局者, 甚未安. 如此處甚多.]가 있다 ; 《朱子實紀》(권8) ‘天資慈詳’. 今按: 《晦庵集》 권52 〈答姜叔權〉 다섯 번째 편지에는 ‘天資慈祥’으로 되어 있다.

17) 只 : 《朱子語類》(권120:112) ‘且’

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

○示喻曲折，何故專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18) 鹵莽：《晦庵集》 卷52 〈答姜叔權〉 ‘莽鹵’。今按：四庫全書本 《晦庵集》에는 ‘鹵莽’으로 되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與吳伯豐書〉曰：姜叔權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

宋季 朱門諸子-067

余方叔

《實紀》：公諱大猷，字方叔，大雅之弟。朱子稱其看得道理儘自穩實。¹⁹⁾【按：此〈與陳才卿書〉中語。】

《語》：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只是工夫不接續。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個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

《書》：問：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五常之性，禽獸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又并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

19) 看得道理儘自穩實：《朱子實紀》(권8) ‘看道理穩實’。今按：《晦庵集》 권59 〈答陳才卿〉에는 이 책과 마찬가지로 ‘看得道理儘自穩實’로 되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與〈答徐子融〉通看。】

○又云：須知敬卽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

宋季 朱門諸子-068

楊子順

《實紀》：公諱履正，字子順。朱子稱其細密。²⁰⁾

《語》：子順問：“‘養知莫先於寡欲’²¹⁾，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

《書》：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

20) 細密：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細密’二字，亦非判斷平生也.]가 있다.

21) 養知莫先於寡欲：筑大本·奎章閣本 ‘養知莫善於寡慾’；《朱子語類》(권18:62) ‘養知莫過於寡慾’。今按：이 말은 원래 《二程外書》 권2:66에 있으며, 《近思錄》 권4:61에도 실려 있다. 그에 의하면 ‘養知莫先於寡慾’이 옳다.

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至於書中所說，則狷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邪？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真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宋季 朱門諸子-069

朱魯叔

《實紀》：公仙遊人。【按：先生嘗稱爲吾弟，恐與之同姓也。○又稱公游宦衡陽。】

《語》：魯叔問：“溫公薨，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云云。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個是一腳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書》：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²²⁾向不差，是大節目。

○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

22) 趨：《晦庵集》(卷46, 〈答朱魯叔〉) ‘趣’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也。

○先生〈跋劉子澄與魯叔帖〉云：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尙勉旃哉！

宋季 朱門諸子-070

鄧衛老

《實紀》：公諱絅，字衛老，將樂人。有《近思錄》問答。

《語》：德明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

《書》：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云云。²³⁾”曰：“直上”者，不爲物欲²⁴⁾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問：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絅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

23)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24) 欲：筑大本·奎章閣本‘慾’

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會請俸，又不求封叙。絅謂云云。²⁵⁾

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醮，方是究竟也。

25)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071

符舜功

《實紀》：公諱叙，字舜功。

《語》：符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向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爲禮。”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白樂天詩‘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按：《語類》舜功問答爲多，而又有周舜功一出。疑凡不稱姓者皆是公，故於周舜功稱姓以別之耳。】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書》：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邪？

宋季 朱門諸子-072

杜叔高

《實紀》：公諱淳，金華人。

《語》：杜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不自覺。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書》：往歲辱訪湖寺，佳篇爲贈，恨去國忽忽，未得從容。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旨²⁶⁾奇偉。云云。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固無今日之辯²⁷⁾；若以爲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怪說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而務適其利欲之私，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足下試以愚言反

26) 旨：《晦庵集》(卷60, 〈答杜叔高〉) ‘意’

27) 辯：《晦庵集》(卷60, 〈答杜叔高〉) ‘辨’

諸其身而驗以聖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毋徒苦心爲此穿鑿，而陷溺其良心也。

○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一聞逆耳，便能發悟²⁸⁾於心。然克己亦須見得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何者是正，何者是邪，凡是己私，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28) 悟：《晦庵集》(卷60, 〈答杜叔高〉)‘悟’

宋季 朱門諸子-073

曹晉叔

《實紀》：公建安人。

《語》：輩卿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容驟語。”道夫以爲，“誠者，物之終始”，始學所當盡心，而聖人所以爲聖，亦不過此，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一日，以語曹丈晉叔.²⁹⁾ 曹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曹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固實，便將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其³⁰⁾以告³¹⁾，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是實然之理。”【道夫所錄。“因其”之“其”，指晉叔.】

《書》：論時事，其一書云：“近仁”之說，竊原聖人之

29) 晉叔：筑大本·奎章閣本‘進叔’。今按：‘晉叔’이 옳다.

30) 其：《朱子語類》(卷64:88) ‘具’

31) 因其以告：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因其以告’一句之間，恐有落字.]가 있다. 今按：中華書局本 및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과 비교해 보면, 이 부분은 ‘具’가 ‘其’로 되어 있는 것 외에 빠진 글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宋季 朱門諸子-074

余景思

《實紀》：公諱元一，字景思，興化軍³²⁾仙遊人。淳熙進士，池州通判。【黃直卿妹婿。】

《語》：余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³³⁾，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於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

《書》：閒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喻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32) 軍：기준본에는 ‘郡’으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軍’으로 고쳤다.
《朱子實紀》(권8)에도 ‘軍’으로 되어 있으며, 《宋史》에도 ‘軍’으로 되어 있다.

33) 心之於仁：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心之於仁’, 恐‘仁’字當乙.]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75

鄭景紹

《實紀》：公諱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進士，歷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謚文靖。有《日湖遺稿》。

【《大全書》，“景紹”之“紹”，作“明”。】

《語》：景紹請教。曰：“今人未仕，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科舉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書》：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工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處。大湖保伍³⁴⁾，乃爲強豪所撓敗，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云云。³⁵⁾ 小人凌³⁶⁾上之風，漸不

34) 大湖保伍：今按：《晦庵別集》 권5에 의하면 ‘大湖保伍’ 이하는 다른 편지이므로, 앞에 ‘○’이 있는 것인 옳을 듯하다.

35)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 ‘【云云】’

36) 凌：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別集》(권5, 鄭景明) ‘凌’

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
非獨爲子厚計也。

○楊生道夫鄉居託芘，甚幸。聞其懦弱，頗爲人侵侮。
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

宋季 朱門諸子-076

程次卿

《實紀》：公諱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先之之子。所著有《六經四書疑義》·《朱子語粹》·《中和考》·《格齋稿》。

《語》：次卿自述：“向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好古敏以求之，而亦何常師之有？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中庸》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學問思辨’；《大學》不先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說‘詖辭知其所蔽云云。³⁷⁾’”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

37)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據他所見，自守一個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云云。【陳葵】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聖賢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個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

○程又問：“某不是說閒時全不思量。謂臨事而思，如讀書時，只思量這書。”曰：“讀書時，思量書；疊了策時，都莫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

《書》：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邪？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 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

宋季 朱門諸子-077

○楊通老

【以下至陳彥忠十一人，見《實紀》·《語類》，而出於與他人書。】

《實紀》：公諱楫，字通老，號悅堂，福寧州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吏部郎·江西運判。先生稱其溫厚質實·信道甚篤。所著有《奏議》·《悅堂集》。

《語》：問：“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問後，待與說將去，也徒然。”因舉康節開端勿盡之言，云：“大凡事理，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異。

《書》：〈與黃直卿書〉曰：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

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爲是，且更向³⁸⁾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

○通老過此，留三日。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與林正夫書〉曰：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

38) 向：《晦庵續集》(권1, 〈答黃直卿〉)‘鄉’

宋季 朱門諸子-078

林安卿

《實紀》：公諱學履，字安卿，學蒙之弟。有己未問答。

《語》：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39)將去。}”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久而後有覺”之語爲比，故先生因及此。】那個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按：《語類》論《易》處，學履所錄甚多。】

39) 廣：《朱子語類》(卷17:27)‘擴’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書》：〈與黃直卿書〉，稱林正卿而云：其弟學履·
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甚不易.

宋季 朱門諸子-079

呂德昭

《實紀》：公諱憲，字德昭，號月坡，南康建昌人，有己未問答。

《語》：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⁴⁰⁾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小，那邊必侵過來。

○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有做不得底事。”

○問謹⁴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⁴²⁾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⁴³⁾也。是無所不

40) 至：《朱子語類》(卷13:25) ‘此’. 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 및 《性理大全書》(四庫全書本), 《御纂朱子全書》(四庫全書本) 등에는 모두 ‘至’로 되어 있다.

41) 謹：《朱子語類》(卷62:90) ‘慎’

42) 謹：《朱子語類》(卷62:90) ‘慎’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謹⁴⁴⁾，而謹⁴⁵⁾上更加謹⁴⁶⁾也。

《書》：〈答馮奇之書〉：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公弟煥見下，所謂“二呂”也。】

43) 謹：《朱子語類》(卷62:90)‘慎’

44) 謹：《朱子語類》(卷62:90)‘慎’

45) 謹：《朱子語類》(卷62:90)‘慎’

46) 謹：《朱子語類》(卷62:90)‘慎’

宋季 朱門諸子-080

康叔臨

《實紀》：公諱淵，字叔臨。

《語》：康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自修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云云。⁴⁷⁾”

《書》：〈李敬子問目〉：叔臨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然後爲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曰：伊川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⁴⁸⁾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曰：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47)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48) ○：筑大本·奎章閣本‘□’

宋季 朱門諸子-081

鄭齊卿

《實紀》：公諱師孟，字齊卿，號存齋，寧德人。朱子稱其志趣堅苦。有《洪範講義》。

《語》：鄭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看⁴⁹⁾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云云。⁵⁰⁾”

《書》：〈與黃直卿書〉曰：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

49) 看：《朱子語類》‘有’。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有云’으로 되어 있다.

50)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 ‘【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082

陳後之

《實紀》：公諱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慶元進士，授懷安丞。朱子嘗曰後之持守見識不易得。有《論孟解義》。

《語》：後之間：“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個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

○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爲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83

李仲秉

《實紀》：公諱儒用，字仲秉，岳州 岳陽人。有己未問答。

《語》：因說存養曰：“惜取那無事底時節。”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問：“理無不善，氣則胡爲有清濁之殊？”曰：“才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書》：〈答輔漢卿書〉曰：仲秉遠來甚不易⁵¹⁾，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會”，謂會于精舍也。】

51) 仲秉遠來甚不易：《晦庵集》(권59, 〈答輔漢卿〉)‘仲秉甚不易遠來’

宋季 朱門諸子-084

劉用之

《實紀》：公諱礪，字用之，履之之弟，號在軒。中童子科。所錄有己未問答。

○先生修禮書，二劉並豫編集。

《語》：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書》：〈與黃直卿書〉曰：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工⁵²⁾，或恐可望耳。

52) 工：《晦庵續集》(卷1，〈答黃直卿〉)‘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85

游子蒙

《實紀》：公諱開，字子蒙，建安人。朱子稱其議論文章⁵³⁾皆有餘。

○ 《詩人玉屑》：號塘林。

《語》：先生稱其和劉叔通詩云云⁵⁴⁾，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他。

《書》：〈與張孟遠書〉曰：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揮⁵⁵⁾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53) 章：《朱子實紀》(卷8)‘學’。今按： 아래의 〈與張孟遠書〉에도 ‘學’으로 되어 있다.

54)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55) 指揮：《晦庵續集》(卷6，〈與張孟遠〉)‘麾’

宋季 朱門諸子-086

李良仲

《實紀》：公諱杞，字良仲，平江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語》：紹熙⁵⁶⁾甲寅，先生繇⁵⁷⁾經筵奉祠，待命靈芝，杞往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 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繁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概以持敬爲本，而行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顧蘇兄云：“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如李兄所云固是。□□□⁵⁸⁾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個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個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

56) 紹熙：《朱子語類》(권119:35) ‘紹興’。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紹熙’로 되어 있다. ‘紹興 甲寅’은 1134년, ‘紹熙 甲寅’은 1194년이다. 朱熹가 1130년에 태어났고, 아래의 내용에서 보더라도 ‘紹熙’가 옳다.

57) 緇：《朱子語類》(권119:35) ‘由’

58) □□□：《朱子語類》(권119:35) ‘且更’。今按： 이곳에 빠진 글자는 3자이나 《朱子語類》에는 ‘且更’ 2자만 있다.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

《書》：〈與劉德脩⁵⁹⁾書〉曰：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叩⁶⁰⁾其玄中之趣。又云：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叩⁶¹⁾玄旨。《參同契》校本，今納一冊，或因書煩叩⁶²⁾，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按：《語類》，良仲紹熙甲寅已見先生於靈芝矣。此書則在先生納祿以後，而曰“良仲恨未參識”，疑別有一良仲也。】

59) 修：筑大本‘脩’；《晦庵續集》(卷6，〈答劉德脩〉)‘脩’

60) 叩：《晦庵續集》(卷6，〈答劉德脩〉)‘扣’

61) 叩：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續集》(卷6，〈答劉德脩〉)‘扣’

62) 叩：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續集》(卷6，〈答劉德脩〉)‘扣’

宋季 朱門諸子-087

陳彥忠

《實紀》：公諱土直，字彥忠，閩清人。

○又見先生〈題折桂院行記〉及落星寺·尋真觀等處題名。【又見〈遊密庵記〉。】

《語》：彥忠問：“居常私意紛攬，卽覺悟而痛抑之，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而⁶³⁾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書》：〈答蔡季通書〉：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之中云云。【此指岳麓書院事。】

63) 而：《朱子語類》(卷120:61) ‘面’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又〈答葉彥忠書〉：爲學有緒，尤以爲慰。且只如此用工⁶⁴⁾，朝⁶⁵⁾夕相見，却得面論云云。【今按：朱門有二彥忠，而《語類》及〈答蔡書〉不著其姓，恐是爲陳彥忠也。】

64) 工：《晦庵續集》(卷8，〈答葉彥忠〉)‘功’

65) 朝：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續集》(卷8，〈答葉彥忠〉)‘旦’

宋季 朱門諸子-088

○金敬直

【以下至鄭信之六十二人，見《實紀》·《語類》。】

《實紀》：公諱去僞，字敬直，樂平人。有乙未問答。

○《一統志》：饒州鄱江書院，在府城北。朱子門人金去僞講學之所。

《語》：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

○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發而中節’者也。”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個巴攬處。‘思’之

一字，於學者極⁶⁶⁾有力。”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已前爲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愚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個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⁶⁷⁾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謨錄注：包顯道以書論此，先生面質如此。】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云云】，將來便入異端去。”

○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

○問：“‘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敬來喚做靜。”

66) 極：《朱子語類》(卷97:57)‘最’

67) 楊子雲：《朱子語類》(卷121:81)‘揚子雲’

宋季 朱門諸子-089

李公謹

《實紀》：公諱文子，字公謹，方子之弟。紹熙四年登第，知漳州。有所錄問答。

○《一統志》：云云。亦以道學倡門，人宗仰之。

《語》：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宋季 朱門諸子-090

楊伯子

《實紀》：公諱長孺，字伯子，廬陵人。歷官【云云】。
有錄甲寅問答。

○《一統志》：萬里子。自少穎悟超群，讀書一過成誦。歷官至刑部郎中·福建路安撫，後除直敷文閣，致仕。憂人之憂，急人之急。理宗卽位，除屯田郎官，不出。著述甚多，尤工詩。

○《鶴林玉露》：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十⁶⁸⁾緡，悉⁶⁹⁾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⁷⁰⁾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每對客曰⁷¹⁾：“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後以直忤權⁷²⁾貴劾去，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餞

68) 十：《鶴林玉露》(卷14)‘千’

69) 悉：《鶴林玉露》(卷14)‘盡’

70) 錢：《鶴林玉露》(卷14)‘緡’

71) 每對客曰：《鶴林玉露》(卷14)‘嘗爲予云’

72) 權：《鶴林玉露》(卷14)‘豪’

行.73) 林自知⁷⁴⁾詩云：‘公來無琴鶴， 公去有芒鞋.75)’
又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 何處山中無菜羹?’【一本，“七十”之“十”作“千”， 恐當從之. 又“萬錢”之“錢”作“緡”， 恐誤.】

《語》：先生就潭，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迎見四拜，先生受半答半。進箚子，舉曾點浴沂之對。子貢一言可以終身行之間，曰：“善答莫如點， 善問莫如賜。先生若曰：‘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長孺未有以對也。妄請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云云.⁷⁶⁾”先生閱箚，笑曰：“恁地却不得。子貢問云云⁷⁷⁾，子曰：‘其恕乎!’此只就子貢身上，與他一個‘恕’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個字包括得盡?” 曰：“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 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曰：“‘尊德性·道問學云云⁷⁸⁾’，只從此下工夫理會。” 曰：“何者是德性？是問學？” 曰：“‘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

73) 餞行：《鶴林玉露》(卷14)‘送之’

74) 知：[두주 ‘知’，一作‘和’]가 있다；《鶴林玉露》(卷14)‘和’

75) 鞋：《鶴林玉露》(卷14)‘鞢’

76)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77)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78)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至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曰：“如何尊？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因舉扇言：“且如這扇，自家不會做，問人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須是去做這扇。如此，方是道問學云云。⁷⁹⁾”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曰：“這全在人，然而下面一‘凝’字最繁。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長孺請先生書以爲說。先生笑曰：“若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若於心未契，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曰：“勉之！勉之！”

【又云：長孺起，先生留飯，酒三行，燕語久之，退而記之。】

79)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091

彭氏昆仲

《一統志》：昆諱尋，南康都昌人。文行爲鄉里所推，人稱曰東園⁸⁰⁾先生。弟蠡，天資捷⁸¹⁾敏。先生守南康，公質疑問難甚精。以經學名世，號梅坡先生。

○《實紀》：蠡，字師范【云云】。

《語》：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不曾爲學。”曰：“今學者多如此。然旣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處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旣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個鶻突底好人。”

80) 東園：《明一統志》(卷52)‘東元’

81) 捷：《明一統志》(卷52)‘顥’

宋季 朱門諸子-092

李季子

《實紀》：公諱季札，字季子，婺源人。有《明齋蛙見錄》·《膚說》·《仁說》·《近思續錄》·《字訓續編》·《會遇集》·《家塾記聞》，及錄丙申乙卯問答。

○父參仲，見《大全書》跋類。【呂廣問爲婺源主簿，其兄和問與俱。參仲從之游，有問學源流。】

《語》：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義是個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索.⁸²⁾ 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個人，明日也是這個人。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會見得，須是勇猛著起精神，拔出心肝與他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而今都只泛泛聽他流將去。

82) 索：《朱子語類》(卷8:78) ‘究’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93

黃子洪

《實紀》：公諱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嘗譔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類注《儀禮》未成書。

《語》：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⁸³⁾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⁸⁴⁾，切⁸⁵⁾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83) 失：《朱子語類》(권119:37) ‘矣’。今按：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 및 《性理大全書》 권48에는 ‘失’로 되어 있다.

84) 固：《朱子語類》(권119:37) ‘鎗’。今按：《性理大全書》 권48에는 ‘固’로 되어 있다.

85) 切：《朱子語類》(권119:37) ‘竊’。今按：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 및 《性理大全書》 권48에는 ‘切’로 되어 있다.

不可除一句。” 曰：“如此方始是。” 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 須是自去體認。 如何是體認？” 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 自去心裏重複⁸⁶⁾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 淶洽於中， 則悅⁸⁷⁾矣。’ 某向來從師， 日間所聞說話， 夜間如溫書一般， 一一子細思量過。 才⁸⁸⁾有疑， 明日又問。” 又問：“土毅尋常讀書， 須要將說心處， 自體之以心； 言處事處， 推之以事， 隨分量分曉， 方放過， 莫得體驗之意否？” 曰：“是。”

○稟歸， 請教。 曰：“只前說底便是， 只要去做工夫。 如飲食在前， 須是去喫他， 方知滋味。” 又曰：“主敬窮理， 不可偏廢， 如踏一物一般， 踏著這頭， 那頭便動。 如行步， 左足起， 右足自來。”

○ “人須做工夫， 方有疑。 初做時， 定是觸著相礙， 沒

86) 複：《朱子語類》(권119:38) ‘復’

87) 悅：《朱子語類》(권119:38) ‘說’

88) 才：《朱子語類》(권119:38) ‘方’。 今按：《性理大全書》 권53에는 ‘纔’로 되어 있다. ‘纔’와 ‘才’는 통용자이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工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又曰：“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功⁸⁹⁾，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89) 功：《朱子語類》(卷12:45)‘工’

宋季 朱門諸子-094

胡萍鄉

《實紀》：公諱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一統志》：萍鄉有胡安之書院，乃公讀書之所。又云：程公許知袁州，葺張南軒書院⁹⁰⁾，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性理大全》謂萍鄉胡氏，萍鄉，即宜春也。】

《語》：問：“每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

90) 張南軒書院：《明一統志》(卷57)‘張栻書院’

○問靜坐用功⁹¹⁾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閒勾當，不要閒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

○胡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會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麤⁹²⁾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會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91) 功：《朱子語類》(卷120:16)‘工’

92) 麤：《朱子語類》(卷120:17)‘粗’

宋季 朱門諸子-095

童輩卿

《實紀》：公諱伯羽，字輩卿，甌寧人。先生爲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及錄庚戌問答。

《語》：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樑柱方有頓處。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棼絲，才急下手去擎，愈亂了。⁹³⁾

93) 了：《朱子語類》(권118:4)에는 없다.

○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余正叔云：‘書不可讀，讀則蹉過了。’” 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他首尾相應，全籍讀，方見。” 又曰：“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 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又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

○問：“某之主一如何？” 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 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 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量⁹⁴⁾個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 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 曰：“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

94) 量：《朱子語類》(권118:9)에는 없다.

○蜚卿⁹⁵⁾欲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有可得之理否。如人飢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

○曰：“正爲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若要理會道理，忙又不得，亦不得懶。”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日詩⁹⁶⁾⁹⁷⁾，纔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95) 蜚卿：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蜚卿’云者，似是自言，則恐蜚卿是名，伯羽是字.]가 있다. 今按: ‘蜚卿……’는 退溪가 축약한 것으로, 《朱子語類》(권118:14)에는 “蜚卿 曰: ‘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으로 되어 있다. 蜚卿이 字이고 伯羽가 名이다.

96) 日詩：《朱子語類》(권12:25) ‘月詩’

97) 暗：《朱子語類》(권12:25) ‘黑’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⁹⁸⁾知得是非善惡。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98) 自：《朱子語類》(卷12:56)‘自然’

宋季 朱門諸子-096

鄭文振

《實紀》：公諱南升，字文振，潮州人。先生稱其資質好。所錄有癸丑問答。

《語》：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晦。才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認取那個是身？那個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 “看文字，須以文振爲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

○ “朋友多是方理會得文字好，又歸去。”似指植言。又云：“文振能平心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如立之，則有說得到處；如文振，無甚卓然到處，亦無甚不到處。”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97

沈莊仲

《實紀》：公諱僴，字莊仲，永嘉人。所錄有戊午以後問答。

《語》：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敏底人，又却用99)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尋常遇事，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個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99) 用：《朱子語類》(卷116:39)‘要’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只是常常喚醒，如所謂主一之謂敬，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

○道理極是細膩。公門¹⁰⁰⁾心都麤¹⁰¹⁾大，入那細底不得。

○公說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莫去，是理會甚事？公却會說得如此，及至末梢，又只是檢點他人，元未有繁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云云，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跡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學都倒了云云。【兩“云云”處，見《心經註》。】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悠悠過了。”曰：“既知得

100) 門：《朱子語類》(卷116:43)‘門’

101) 麤：《朱子語類》(卷116:43)‘粗’

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如人負一個大痛，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如兩軍廝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¹⁰²⁾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個生路。若才放慢，便被他殺了。”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云云。”【見《心經註》。】

○問：“主敬時私欲¹⁰³⁾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

102) 拼：《朱子語類》(卷116:47) ‘拚’

欲¹⁰⁴⁾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欲¹⁰⁵⁾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 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

103) 欲：筑大本·奎章閣本‘慾’

104) 欲：筑大本·奎章閣本·《朱子語類》(卷12:120)‘慾’

105) 欲：筑大本·奎章閣本·《朱子語類》(卷12:120)‘慾’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家分量以應之。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如何強得？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

宋季 朱門諸子-098

林子武

《實紀》：公諱夔孫，字子武，古田人。以特奏名任縣尉。著《書本義》·《中庸章句》·《蒙谷集》，及錄丁巳以後問答。

○《一統志》：余隅與同邑林夔孫·程若中，皆朱子門人【云云】。

《語》：謂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¹⁰⁶⁾有個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¹⁰⁷⁾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個理，解如此動靜而已。一動一靜，便是陰陽。其始無端，其卒無終，袞袞¹⁰⁸⁾將去，如水車相似，一個起，一個倒；一個上，一個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個物事。如知得恁地便生，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

106) 像：筑大本·奎章閣本‘象’

107) 却：《朱子語類》(卷116:30)‘那’

108) 袞袞：《朱子語類》(卷116:30)‘滾滾’

消，恁地便長，此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是述天地之事。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所以聖賢兢兢業業，至死而後知免。”又云：“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便是義。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個道理。”

○子武初到，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房。”曰：“他便是有思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面，後有一人官在其上，却挨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終身悔其初無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包顯道等來，遂命子武作堂長，後竟不改。

○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敬，一日則有一日之効，一月則有一月之効。”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

曰：“比¹⁰⁹⁾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三方¹¹⁰⁾入處都在這裏了。”

109) 比：《朱子語類》(卷12:82)‘譬’

110) 三方：《朱子語類》(卷12:82)‘那三方’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099

陳庭秀

《實紀》：公諱芝，字庭秀。有壬子問答。

○《語類》〈法制〉注：臨安人。

《語》：問：“每讀書，極力苦思，終不似。”曰：“也無大段可思。聖賢言語平鋪說在裏。如說‘學而時習之’，自家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¹¹¹⁾人不見知，果能不慍否？至孟子見梁王，便說仁義與利，今但看自家所爲是義乎？是利乎？向內便是義，向外便是利，此甚易見。只恁做將去。讀書是自家讀書，爲學是自家爲學，不干別人一錢¹¹²⁾事，別人助自家不得。若只是要人道好，便是爲人，非爲己也。”因誦子張〈問達〉一章，語音琅然，氣節慷慨，聞者聳動。

○“大凡爲學，且須分個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

111) 不樂：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不樂’二字, 恐當作‘否’字.]가 있다.

112) 錢：《朱子語類》(卷119:16) ‘縫’

只一言一動，便有個爲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只在人劄定腳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個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云云。”【此段答庭秀所問，而“顧謂道夫”以下，見《心經註》。】

○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個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廷秀·行夫，今當截頭截尾，劄定腳跟，將這一個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個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撫來，載在《近思錄》。段段是日用切近工夫，於學者甚有益。”

宋季 朱門諸子-100

黃先之

《實紀》：公諱卓，字先之。有所錄問答。

《語》：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個根本底。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只是常常喚醒云云。”【已見上沈莊仲.】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

○問：“每遇事時，也明知這是天理，那是人欲；到做

處，又却爲人欲引去云云。”【已見上沈莊仲下。】

○語黃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見得這個是要緊，便拽轉來。如東邊不是，便掣過西邊，更何用猛省？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公今只看一個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時，今纔掣轉，便都是天理；掣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是爲自家？是爲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

宋季 朱門諸子-101

石子餘

《實紀》：公諱洪慶，字子餘，臨漳人。先生稱其強毅方正，有錄癸丑問答。

《語》：洪慶將歸，召入，出前卷子，曰：“議論也平正，但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此去且存養，要這個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及明道“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一條云：“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又曰：“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¹¹³⁾是作文時，文采粲然可觀。【謂堯卿·至之.】浙間士友，又却好就道理壁角頭著工夫，如

113) 却：《朱子語類》(卷115:41)‘都’

某人輩，【子善·叔恭.】 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工較少¹¹⁴⁾，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個‘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逕¹¹⁵⁾次第。

○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用青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甚約只一兩句。却日夜就此玩味，胸中自是灑落。

114) 少 : 기준본에는 ‘小’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少’로 고쳤다.
《朱子語類》(권115:41)에도 ‘少’로 되어 있다.

115) 道 : 筑大本·奎章閣本·《朱子語類》(권115:41) ‘徑’

宋季 朱門諸子-102

黃毅然

【董真卿《周易會通》：公字去私，一字毅然。○今按：黃義勇，亦臨川，而字去私。董公誤以爲公字耳。】

《實紀》：公諱義剛，字毅然，臨川人。錄癸丑以後問答。

《語》：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分明；及做著，又便錯了，如何？”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著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又問作事多悔。曰：“既知悔，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

○這個道理，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無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

○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曾點. 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 而今只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須是步步理會.“坐如戶”，便須要常常如戶；“立如齊¹¹⁶⁾”，便須要常常如齊.¹¹⁷⁾ 而今却只理會那流行底，不知甚麼物事？

○又請：“多悔之病【云云】，生於何處？” 曰：“便是難. 顏子仰鑽瞻忽，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個物事定帖. 這也無著力處，不過是博文約禮. 平時講明得熟，後却漸漸不做差了.”

○“今欲將《小學》等書理會【云云】.” 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 若是自家有個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半年得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 但氣質昏蒙，易爲流俗所遷. 此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

116) 齊：筑大本·奎章閣本·《朱子語類》(卷116:6)‘齊’. 今按：《禮記》〈曲禮上〉에는 ‘齊’로 되어 있다.

117) 齊：筑大本·奎章閣本·《朱子語類》(卷116:6)‘齊’.

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五

宋季 朱門諸子-103

龔夢錫

《實紀》：公諱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登第，歷官右正言。有錄甲寅以後問答。

○《一統志》：以明經擢第，卽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云云】，以直道事君。

《語》：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甲寅八月，長沙郡齋，隨諸生聽講，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

工夫否？”曰：“某見此中人讀書鹵莽，所以說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曰：“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難。某只說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隨語生解，支離閒說，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說學是空談。”

○問：“致知·格物工夫未到，雖於應接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應接。”曰：“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個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

宋季 朱門諸子-104

廖益仲

《實紀》：公諱謙，字益仲，衡陽人。錄甲寅問答。

《語》：“古人學問，只是爲己。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曰：“若學不切己，自家一個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有言及傅子淵¹¹⁸⁾者。曰：“人雖見得他偏，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爲他謾？近世人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只商量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文。¹¹⁹⁾今人

118) 淵：《朱子語類》(권116:18) ‘困’。今按：《漢語大詞典》에 의하면 ‘困’은 ‘淵’의 古字이다.

過了此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概，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寶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某甚不滿於長沙士友。胡季隨特地來一見，却只要相閃，不知何故。南軒許久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己之過。

○今人有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說妙，全不切己；一般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故¹²⁰⁾人自得，讓與他門¹²¹⁾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典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多。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之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個道

119) 問：기준본에는 ‘文’으로 되어 있지만,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問’으로 고쳤다. 《朱子語類》(卷116:19)에도 ‘問’으로 되어 있다.

120) 故：《朱子語類》(卷121:29) ‘做’. 今按：‘做’가 옳다.

121) 門：《朱子語類》(卷121:29) ‘們’. 今按：‘們’이 옳다.

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個道理，心又有個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

○廖兄請曰：“某獲聽至論，退而涵泳¹²²⁾，發省甚多。看得《大學章句》·《或問》，爲學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明別誨席，更乞一言。”曰：“只是自下工夫。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所謂‘造次必於是’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

122) 泳：奎章閣本‘永’。今按：‘泳’이 옳다.

宋季 朱門諸子-105

郭德元

《實紀》：公諱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錄戊午問答。

《語》：友仁參畢，出疑問一冊。先生略顧之，曰：“不可如此鹵莽。公意自道此是不曉者，然其他不問者，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此言物各有所止之處。且如公，其心雖止得是，其跡則未在。心跡須令爲一，方可。豈有學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友仁曰：“舍此則無資身之策。”¹²³⁾ 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法華經》要處，

123) 舍此則無資身之策：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不知德元以何事資身。當考全文.]o] 있다.

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指書院曰：“如此屋，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窮理處不會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顧同舍曰：“德元却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會多讀得書。”

○友仁舉先生說仁處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云云】”，又《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繁要處。學者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拜辭。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但用工不輟，自有長進矣。”又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友仁舉先生”段內，稍有上下換易文句處，所以從簡而見義。】

宋季 朱門諸子-106

黃敬之

《實紀》：公諱顯子，字敬之，永嘉人。【按：《朱子實紀》門人中有黃顯子，字敬之，又有張顯父，字敬之，二人名近而字同。竊詳《實紀》，張顯父下註云“有《孟子》問答”，而《大全書》〈答張顯父書〉有《孟子》問答，則疑《孟子》問答者，自是張顯父，而《語類》所載，只爲黃顯子也。但《語類》問答內亦及《孟子》，不無相混之嫌，又恐或是偶然相同耳。故二人分《語類》與書而各出之也。】

《語》：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恰似¹²⁴⁾人要來建陽，自信州來，行到崇安歇了，却不妨；明日更行，須會到。若不問來由，一向直走過均亭去，迤邐前去，更無到建陽時節。

○看公大病痛，只在個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

124) 似：《朱子語類》(권120:24) ‘是’。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似’로 되어 있다.

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語敬之：“須是打撲精神，莫教恁地慢。慢底須是橋¹²⁵⁾，教繁；繁底須是莫放教慢。”【“橋”，疑當作“矯”。不然，當作“橋舉”也。】

○賀孫問：“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若讀此書透，須自變得氣質否？”曰：“只是道理明，自然會變。今且說讀《孟子》，讀了只依舊是這個人，便是不會讀。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將手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相似。若恁地看文字，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槍¹²⁶⁾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個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刑¹²⁷⁾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125) 橋：《朱子語類》(卷120:26)‘矯’

126) 槍：《朱子語類》(卷120:27)‘鎗’

127) 刑：《朱子語類》(卷120:27)‘利’。今按：‘利’가 옳은 듯하다.

宋季 朱門諸子-107

吳仲方

《實紀》：公諱琮，字仲方，臨川人。有甲寅問答。

《語》：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却望指教。”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久不會變著；萬一未是，將久浹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便就上面扭捏。¹²⁸⁾如《孟子》‘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繁要¹²⁹⁾在甚處？”曰：“從頭至尾都要繁。”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棟樑要繁，不成其他椽桷事事都不要！”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

128) 担：《朱子語類》(卷118:89)‘揔’

129) 繁要：《朱子語類》(卷118:89)‘要繁’

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誨言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無¹³⁰⁾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130) 無：《朱子語類》(卷116:92) ‘毋’

宋季 朱門諸子-108

王幼觀

《實紀》：公諱過，字幼觀，鄱陽人。有甲寅問答。¹³¹⁾

《語》：問：“爲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麤¹³²⁾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語學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語及受贓，見《心經》。

131) 甲寅問答：《朱子實紀》(卷8)‘甲寅以後問答’

132) 麤：《朱子語類》(卷118:74)‘粗’

宋季 朱門諸子-109

劉潛夫

《實紀》：公諱炎，字潛夫，邵武人。有己酉以後問答。

《語》：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侍坐，見先生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不得已而爲注釋，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時先生方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辯¹³³⁾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善鼓扇，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云。

133) 辭：《朱子語類》(卷121:79)‘辨’

○炎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因講〈富與貴·貧與賤〉章，及此。】

宋季 朱門諸子-110

林聞一

《實紀》：公諱賜，字聞一。有乙卯以後問答。

《語》：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個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個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云云】。¹³⁴⁾

○有中必有庸，有庸必有中，兩個少不得。

134)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111

黃升卿

《實紀》 姓名下，但云：“所錄有辛亥問答。” ○【董貞
卿《周易會通》：名杲，三山人.】

《語》：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又曰：“三國 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
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宋季 朱門諸子-112

楊子昂

《實紀》：公諱驥，字子昂，道夫族兄。有己酉·甲寅問答。

《語》：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只爭一餉¹³⁵⁾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日+倉}{日+倉}¹³⁶⁾，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別被人¹³⁷⁾引去草中？只是我

135) 餉 : 《朱子語類》(卷15:52) ‘晌’。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餉’으로 되어 있다.

136) {日+倉}{日+倉} : 《朱子語類》(卷15:52) ‘{目+倉}{目+倉}’

137) 別被人 : 《朱子語類》(卷15:52) ‘被別人’。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自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

○“無極之前”問答，見《啓蒙》。

○問輩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個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個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別被人’으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13

魏元壽

《實紀》：公諱椿，字元壽，建陽人。有戊申五夫問答。

《語》：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¹³⁸⁾，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己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自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煨：《韻會》，盆中火也。】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謹獨¹³⁹⁾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

138) 字：《朱子語類》(卷117:15) ‘章’

那閨室不欺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應接，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皆不誠也。”

139) 謹獨：《朱子語類》(卷62:99)‘慎獨’

宋季 朱門諸子-114

吳和中

《實紀》：公諱雉，字和中，建陽人。有所錄問答。

《語》：且將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于¹⁴⁰⁾光明”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且如人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也。”【先生嘗題公〈感秋賦〉後云：“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麌麋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厲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姦僞排擯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

140) 于：《朱子語類》(卷12:78) ‘於’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五

宋季 朱門諸子-115

鍾春伯

【真西山〈潭州重修大成殿記〉：“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作牧長沙。¹⁾顧瞻²⁾齋舍，蹙然不寧，詒書于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云。】

《實紀》：公諱震，字春伯，潭州人。有甲寅問答。

《語》：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著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爲主，□³⁾且做客，聽命於《大學》。”問：“《或問》中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

1) 長沙：《西山文集》(卷26，〈潭州重修大成殿記〉)‘星沙’

2) 瞻：《西山文集》(卷26，〈潭州重修大成殿記〉)‘詹’

3) □：《朱子語類》(卷119:33)‘我’

出入？一⁴⁾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爲主”下，疑是‘已’字。】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4) 一：《朱子語類》(卷119:33)‘正’

宋季 朱門諸子-116

陳自脩

《實紀》：公諱枅，字自脩，福州長樂人。先生稱其切己⁵⁾近思，有所錄問答。

《語》：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

○問：“天理真個難明，己私真個難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公亦知得這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難，而不肯用力，空過了日月，可惜！公若用力，何患其難！”

○問：“矯揉雖勞，而氣質⁶⁾之偏自若。警覺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

5) 己 : 《朱子實紀》(권8) ‘問’. 今按: 아래의 《語》에도 수록된 《朱子語類》(권 119:43)에 의하면 ‘問’이 옳은 듯하다.

6) 質 : 《朱子語類》(권119:43) ‘稟’

念，或潛行而不自覺。”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即此而加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⁷⁾語柂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

○公呈稟所論《大學或問》·《告子集註》“理同氣異·氣同理異”之辯。先生批云：“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見第四卷論性處，文多不載辯。】

7) ○：奎章閣本‘□’

宋季 朱門諸子-117

游和之

《實紀》：公諱倪，字和之，建寧人。有癸丑問答。

《語》：問倪⁸⁾“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個道理，一似個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今人精神自不會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⁹⁾此。”

8) 問倪：今按：《朱子語類》(卷118:59)의 교감주에서는 “倪問”이 되어야 할 듯하다고 하였다.

9) 勉：《朱子語類》(卷118:62) ‘免’。今按：‘免’이 옳은 듯하다.

宋季 朱門諸子-118

周元興

【兄明仲，字居晦。先生銘其母陳氏墓。】

《實紀》：公諱明作，字元興，建陽人。有壬子以後問答。

《語》：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挾時，及纖毫¹⁰⁾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個道理。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個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生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又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及“忿懥·好樂”在我，可勉強不做；‘憂患·恐

10) 毫：筑大本‘豪’。今按：‘毫’가 옳다.

懼'外來，不由自家”，答語見《心經》。】

○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句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會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明知不善又去做，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知得，定不肯做。如人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把捉固是自用著力，然又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論》·《孟》·《六經》固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但始須大段著力窮究，教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如人要知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此無他，只是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做事合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可見得本然之理。

○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而今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個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個道理都一般，方得。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簾得起。

宋季 朱門諸子-119

湯叔永

《實紀》：公諱泳，字叔永，丹陽人。有乙卯問答。

《語》：說《大學》首章不當意。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撐船，不會使得船動。”

○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敬勝百邪。

○仁只是個¹¹⁾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

11) 個：《朱子語類》(권20:97)에는 없다.

宋季 朱門諸子-120

錢子升

《實紀》：公諱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有丁已問答。【《語類》：“字子山。”董真卿《周易》亦云：“字子山，毗陵人。”】

《語》：問：“承教讀書之法云云。若真個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子升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時收歛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

○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或舉先生〈與子約書〉，有“知其所以爲放者而收之，則心存矣。”此語最切要。

宋季 朱門諸子-121

蔡行夫

《實紀》：公諱懸¹²⁾，字行夫，平陽人。有壬子問答。

《語》：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爲念慮攬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¹³⁾飯須使¹⁴⁾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個心，入水亦只這個心。”

○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云云。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個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個理，又却同出於一個理

12) 懸：《朱子實紀》(권8) ‘懸錄’。今按：《朱子語類》 卷首 〈朱子語錄姓氏〉에도 ‘蔡懸錄’으로 되어 있다. ‘懸錄’이 옳은 듯하다.

13) 嘫：《朱子語類》(권118:50) ‘吃’。今按：《心經附註》 권2, 大學·正心章에는 ‘喫’으로 되어 있다.

14) 使：《朱子語類》(권118:50) ‘用’。今按：《心經附註》 권2, 大學·正心章에는 ‘使’로 되어 있다.

爾。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也窺見得這些道理。”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22

楊氏與立

【字子權，號船山。《濂洛風雅》有〈幽居〉等詩。】

宋季 朱門諸子-123

劉氏黻

《實紀》：楊氏，浦城人，仲思從兄。所編次有《朱子語略》及壬子問答。劉氏，廬陵人。【疑季章昆季】¹⁵⁾

《語》：【二人同訓】 與立同問：“常若¹⁶⁾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悅豫底意思。不知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自覺得如此。”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個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虎及滿室置尖物事。黻因論氣質各有病痛。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

○ “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

15) 楊氏……廬陵人：今按：‘楊氏’는 楊氏與立，‘劉氏’는 劉氏黻을 가리킨다.

16) 若：《朱子語類》(권118:51) ‘苦’。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苦’로 되어 있다. ‘苦’가 옳다.

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個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個道理。”又曰：“讀書須是件件讀。這一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後來只須把出來溫尋涵泳便了。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

○問：“‘思無邪’，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又問：“不敬之念，愈制則愈甚。”曰：“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¹⁷⁾自不能入。”又問：“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

17) 邪：《朱子語類》(卷118:53) ‘且’

宋季 朱門諸子-124

劉忻父

《實紀》：公諱子寰，字忻父，號篁嶧，建陽人。有詩集及錄已未問答。

○《翰墨全書》有篁嶧詩文。

《語》：問：“‘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又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

○問：“‘無極之真’，却不言太極？”曰：“‘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分陰分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復在後？” 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

宋季 朱門諸子-125

劉叔通

【先生有〈跋叔通詩卷〉。】

《實紀》：建州人。○《詩人玉屑》：劉溪翁淮題韓府詩：云云。趙章泉跋云：“何人詠出韓家府？是我建陽劉叔通云云。”

《語》：淮求教。曰：“某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個是，那個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¹⁸⁾滋味，如何責得他？”【先生嘗云：“劉叔通·江文卿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

18) 面：《朱子語類》(권120:99)에는 없다.

宋季 朱門諸子-126

傅至叔

《實紀》：公諱誠，字至叔，號雪澗，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歷官太常博士。

《語》：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已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個異。要之，只是這個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爲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註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127

蕭氏佐

《實紀》，但出姓名，云：“有甲寅問答。”

《語》：“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歛。”

○襄蓋卿錄：蕭兄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又問：“‘持其志’，如何却又要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不持之？但不可硬守定耳。”

○問：“《易傳》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切¹⁹⁾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

19) 切：《朱子語類》(권73:62) ‘竊’。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切’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28

林氏子蒙

《實紀》：湖南人，有所錄問答。【知“子蒙”爲名者，因《語類》稱名之例而知也。詩集有“游子蒙”，是則字也。】

《語》：或言：“氣質昏弱，難於爲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

○雞犬之出，或有求而不得之時，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

宋季 朱門諸子-129

呂德遠

《實紀》：公諱煥，字德遠，憲之弟。朱子稱：“二呂講論，粗有條理。”

《語》：德遠將娶，擬歸。其兄云：“與舍弟商量，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如何恁地說？此大事，宅中想都安排了，須在等待，不可如此。”呂卽日歸。

宋季 朱門諸子-130

龔曇伯

【《語類》，“曇”作鄰。²⁰⁾】

《實紀》：公諱鄰²¹⁾，字曇伯，號南峯，寧德人。有詩文·雜著數卷。

《語》：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鄰伯²²⁾，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鄰伯²³⁾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

20) 鄰：奎章閣本‘剝’。今按：《朱子語類》 권15:44에는 ‘剝伯’으로 되어 있으나, (아래에 수록된) 권41:7 및 권120:121에는 ‘鄰伯’으로 되어 있다.

21) 鄰：奎章閣本‘剝’

22) 鄰伯：奎章閣本‘剝伯’

23) 鄰伯：奎章閣本‘剝伯’

宋季 朱門諸子-131

鍾唐傑

《實紀》：袁州萍鄉人。

《語》：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²⁴⁾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云云。²⁵⁾’意之既誠，何爲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罪也，亦有間矣。”

○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

24) 用：기준본에는 ‘容’으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用’으로 고쳤다. 《朱子語類》(卷120:70)에도 ‘用’으로 되어 있고,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用’으로 되어 있다.

25) 云云：筑大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132

徐仁父

《實紀》：公諱容，字仁父，寓之弟。朱子稱其志趣正。有辛亥問答。

《語》：先生稱：“仁父味道却是別，立得一個志趨却正，下工夫却易。”

○謂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撋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問：“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論“以善及人”】

宋季 朱門諸子-133

黎季成

《實紀》，只見姓字。

《語》：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問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尙多了‘而求之’三字。”又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

○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²⁶⁾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²⁷⁾”因作而言曰：“此語

26) 肋：기준본에는 ‘筋’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肋’으로 고쳤다.
《朱子語類》(권52:88)과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肋’으로 되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

27) 王 : 《朱子語類》(권52:88) ‘主’. 今按: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王’으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34

魯可幾

《實紀》，只見姓字。

《語》：謂曰：“事不要察取盡。”

○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

○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曰：“也只是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宋季 朱門諸子-135

鄭仲履

《實紀》，只見姓字。

《語》：曰：“鄭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心固有不善。然本心則元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却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

○問“〈巽〉以行權”。曰：“〈巽〉只是孝²⁸⁾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28) 孝：《朱子語類》(권76:89) ‘柔’。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는 ‘孝’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36

蔡元思

《實紀》：公諱念成，字元思，九江人。

○嘗稱李敬子心事如秋月，見《宋史》李傳。【按：《實紀》又有蔡元思，江東人，而不著其名。《語類》所稱，未詳何蔡。姑係九江蔡耳。】

《語》：蔡元思問：“八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方得。”曰：“固是。云云。²⁹⁾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亦然。但細推其次序，須著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

29)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137

楊尹叔

《實紀》：公諱士訓³⁰⁾，字尹叔，漳浦人。擢進士第，歷官監鄂州糧料院。【按：《紀》31)，“士”作“仕”；《語》，“尹”或作“允”，非是。】

○《翰墨全書》有陳北溪〈送徐楊二友序〉，楊卽尹叔。【序云：二君相與往來郡齋，爲月者幾四。今二君之往也，誠能靜存敬動燭理。於其洒然自得之時，無惜一二附南來之鴈，則固千里共肝膈也。】

《語》：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今若祇守著兩句，如何做得？”

30) 士訓：《朱子實紀》(卷8)‘仕訓’

31) 紀：기준본에는 ‘記’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紀’로 고쳤다. ‘紀’는 《朱子實紀》를 가리킨다.

○問：“‘誠之於思’，‘守之於爲’，莫有優劣否？” 曰：
“這個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
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
不誠於思，亦不可。”

宋季 朱門諸子-138

黃去私

《實紀》：公諱義勇，字去私，臨川人。白鹿書院堂長。有〈屯田議〉。

○《一統志》：氣概豪爽，著〈屯田議〉，爲朱子所知。學專行確，守師訓不變，執親喪，行古禮。黃榦嘗曰：“問學之士，彫³²⁾零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數人爾。”

《語》：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人誰無知？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剗得大，則其光愈大。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

32) 彫：《明一統志》(권54) ‘雕’

宋季 朱門諸子-139

董仁叔

《實紀》：公諱拱壽，字仁叔，鄱陽人。有甲寅問答。

《語》：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個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問“以意逆志”。曰：“是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40

郭逍遙

《實紀》：只載姓名，云：“有所錄問答。”

○《語類》同。

《語》：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一，何不便專一去？

宋季 朱門諸子-141

舒氏高

《實紀》：只載姓名，云：“有甲寅問答。”

○《語類》同。

《語》：“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說。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個。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或問而舒錄.】

宋季 朱門諸子-142

潘坦翁

《實紀》：公諱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歷官奉議郎·通判江陵府。有甲寅問答。

《語》：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爲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通貫。³³⁾但除了不是當閒底物事，皆當格也。”

○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縣，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

33) 通貫：《朱子語類》(18:41)‘貫通’。今按：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에는 ‘通貫’으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43

黃德柄

《實紀》：公諱謙，字德柄，光澤人。

《語》：問：“文中子《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個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张云云。³⁴⁾”

34) 云云：筑大本·奎章閣本「【云云】」

宋季 朱門諸子-144

葉任道

《實紀》，只云：“味道之弟。”

《語》：任道弟問：“經‘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³⁵⁾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纔思量著，便這個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個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孟子所謂‘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

35) 元：《朱子語類》(권16:53) ‘先’。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先’으로 되어 있다. ‘先’이 옳은 듯하다.

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下而³⁶⁾方來，又是幾千萬年，此念纔發，便到那裏，是甚次第？然人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心包了，一念纔動，便是這個物事。”【並味道錄。】

36) 而：《朱子語類》(卷18:58)‘面’。今按：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에도 ‘面’으로 되어 있다. ‘面’이 옳은 듯하다.

宋季 朱門諸子-145

周伯壽

《實紀》，只見姓字。

《語》：伯壽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繁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繁要？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³⁷⁾底道理。”又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

37) 謹獨：《朱子語類》(卷21:1)‘慎獨’

宋季 朱門諸子-146

李德之

《實紀》，只見姓字。

《語》：問：“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

○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切³⁸⁾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38) 切：《朱子語類》(권96:11) ‘竊’。今按：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에도 ‘竊’로 되어 있다. ‘竊’이 옳다.

宋季 朱門諸子-147

黃氏謙

《實紀》：南安人。【與德柄之黃，自是別人。】

《語》：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習舉業，夜看此書，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一句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宋季 朱門諸子-148

吳氏振

《實紀》，只載姓名。【《大全書》有吳伯起，疑是振，而未敢必。】

《語》：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聲高。】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³⁹⁾急也。

○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39) 麤：《朱子語類》(卷119:32)‘粗’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49

鄭信之

《實紀》：公諱性之，初名自誠，字信之，福州侯官人。嘉定進士第一，歷官知⁴⁰⁾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有《端平奏議》·《宋編年備要》。

《語》：性之問“觀過知仁”。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脈，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此時舉所錄，例當稱字，而此稱名，未詳。】

40) 知：기준본에는 ‘至’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知’로 고쳤다.
《朱子實紀》(권8)에도 ‘知’로 되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50

○劉雲莊

【以下至李伯諫六十四人，見《實紀》·《大全》。○《一統志》：雲莊書院在建陽馬鋪，公兄弟建爲講道之所。理宗書扁賜之，泰定初，設山長。】

傳略：公諱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受學于朱晦庵·呂東萊。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饒州錄事參軍⁴¹⁾·連城⁴²⁾令·知閩縣。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公從晦庵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除吏部郎中。勾外，除浙西提點刑獄。召爲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

41) 錄事參軍：《宋史》(권401) ‘錄事’

42) 連城：《宋史》(권401) ‘蓮城’。今按：《宋史》의 교감주에서는 원래 ‘連城’으로 되어 있으나 賞德秀 〈劉文簡神道碑〉(《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권41) 등에 근거하여 고쳤다고 하였다.

某⁴³⁾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人欲橫流，廉恥日喪。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又請以〈白鹿洞規〉頒示大學⁴⁴⁾，取《四書集註》刊行之。兼國史院編修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請兩淮之地，設屯田土兵。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⁴⁵⁾，封建陽縣開國男，升同修國史。時廷臣爭務容默，公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冬雷，公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訪求民瘼，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兼工侍，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無事則耕稼，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兩請致仕，不允。奏建制置使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

43) 某：筑大本·奎章閣本‘【某】’

44) 大學：《宋史》(권401)‘太學’

45) 刑部：[우주 西山撰《神道碑》作“權刑部侍郎”.]가 있다；《宋史》(권401)‘權刑部侍郎’

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指以爲好名要譽，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進子爵，權工部尙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左諭德。每講讀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實紀》又有《四書集成》·《文集遺錄》等書。】

○真西山撰公神道碑，有曰：“公薨，賜謚曰文簡。博聞多見曰文，正直⁴⁶⁾無邪曰簡。德秀從公游有年，嘗竊論公平生大節，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考銀青府君，學於劉屏山·胡籍溪，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授以河南 程氏書。晦庵 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眡他從游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天資厚重而純一，又常⁴⁷⁾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言必正，行必

46) 直：《西山文集》(권41, 〈劉文簡公神道碑〉)‘眞’

47) 常：《西山文集》(권41, 〈劉文簡公神道碑〉)‘嘗’

正，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⁴⁸⁾有焉。故德秀以爲正之一言，足以概公之平生，詎不信夫？【云云】”又曰：“爲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又見四方鉅儒，如南軒張公·東萊呂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爲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爲〈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爲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皋人也。’蓋其平生所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歛然無所喜，及以僞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每夜歛衽默坐，虛心省察，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半⁴⁹⁾，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銘末又云：“文公之門，今存者誰？不負所學，如公其幾！”

48) 無：《西山文集》(권41, 〈劉文簡公神道碑〉) ‘亡’

49) 半：《西山文集》(권41,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中’

《書》：某以按發贓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邪？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

○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語⁵⁰⁾難以語人，以來喻者默契，故輒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政聲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之耳。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鄉評，橫爲沮抑。若非臺章催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一⁵¹⁾【下“一”字，疑“二”字。】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結抹，如來喻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旁及之詞。只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中也。

50) 語：《晦庵續集》(卷4上，〈答劉晦伯〉)‘意’

51) 一一：《晦庵續集》(卷4上，〈答劉晦伯〉)‘一二’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答呂伯恭書〉曰：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爲先容，幸與之進。

宋季 朱門諸子-151

彭子壽

【先生與公相友善，似非純爲門人，而《實紀》列於門人，今從之。《一統志》亦云：“從朱·張講學。”】

傳略：公諱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先生】·張【南軒】⁵²⁾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除大學博士。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常⁵³⁾少卿。公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累官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感疾，不朝重華宮。公上疏切諫，無何，朝重華，都人歡⁵⁴⁾悅。尋除起居舍人，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壽皇疾寢亟，公連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公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漬靴甃。光宗曰：“知卿忠直，欲何言？”公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

52) 朱【先生】張【南軒】：奎章閣本‘朱先生·張南軒’

53) 太常：《宋史》(卷393)‘太府’

54) 歡：奎章閣本‘觀’

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公言：“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公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伴使。初，朱【某】⁵⁵⁾與公約共論韓侂胄之奸，會公護客，【某】⁵⁶⁾以上疏見絀。公聞之，附奏：“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歸見侂胄用事，於是條數其奸。上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公求去，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慶元二年，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知贛州，辭，予祠。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公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公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

55)【某】：奎章閣本‘先生’

56)【某】：奎章閣本‘先生’

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詔贈寶謨閣直學士，謚忠肅。上謂章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加贈龍圖閣學士。

《書》：齊銘之屬，豈所敢承？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眞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云云】。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鬱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垂喻《中庸》疑義，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云云】。

○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謬。⁵⁷⁾

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

○〈與黃直卿書〉曰：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

【按：《翰墨全書》，公登第，益篤於學，以“毋自欺”名齋云。所以齋銘書，以“毋自欺”爲言。】

57) 謬：筑大本·奎章閣本‘繆’；《晦庵別集》(卷3，〈答彭子壽〉)‘□’

宋季 朱門諸子-152

徐崇甫⁵⁸⁾

【《實紀》： 所著有《讀易記》·《講⁵⁹⁾詩記⁶⁰⁾》·《詠雜說》·文集。
○《一統志》：嘗爲集英殿修撰。】

《傳》略：公諱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東萊，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先生之門。先生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無所回隱。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謂曰：“卿可謂清貧。”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掊克，群臣養

58) 甫：《晦庵集》(卷60, 〈答徐崇父〉)‘父’

59) 講：《實紀》‘讀’

60) 記：筑大本·奎章閣本·《實紀》‘紀’

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閨宦誕爲二豎，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云云】。”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無狀者，申儆群臣以朋黨，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帛，公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以事迕丞相意，力匱⁶¹⁾休致，帝諭留甚勤，薦⁶²⁾工部侍郎，辭益堅，遂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公嘗言：“比年朱【先生】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⁶³⁾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書》：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

61)匱：奎章閣本‘匱’

62)薦：奎章閣本‘遷’

63)剖：奎章閣本‘剖’

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邪？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⁶⁴⁾ 才卿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宋學士濂集》⁶⁵⁾謂：“朱門高弟朱同善·葉由庚·樓大年，皆師事之。又作〈葉由庚傳〉云：“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由庚往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之說，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運之流行，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云云】”

○《瀛奎律髓》註曰：“公，朱文公門人，近世君子之無瑕者也。其詩亦絕妙，非小小詩家可及。有德者必有言也。”

64) 也：《晦庵集》(권60, 〈答徐崇父〉)에는 뒤에 ‘子顏時時往來，甚佳.’가 있다.

65) 宋學士濂集：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宋學士濂’以下及‘瀛奎律髓’以下，皆當作註.]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53

馮厚齋

《實紀》：公諱椅，字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江西轉運司幹官。所著有《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一統志》：【云云】性敏博學，受學朱子【云云】。既而家居授徒【云云】。今祠于學。

《書》：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

宋季 朱門諸子-154

王元石

【《實紀》：云云。歷官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史傳》略：公諱介，字元石，吳人，後徙婺金華，從朱某⁶⁶⁾·張某⁶⁷⁾游。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歷任國子錄·大學⁶⁸⁾博士。韓侂胄疑公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以舊識求自通，公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蘇師旦忿公不通謁，且爲僞黨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公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侂胄誅，召還，累遷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公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

66) 某：奎章閣本‘先生’

67) 某：奎章閣本‘南軒’

68) 大學：筑大本·奎章閣本‘太學’

丞相曰：“此中宮意。”公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乞歸老，不許。俄以言不用，乞外，出知嘉興府，終知慶元府卒。【子埜見下。○對策見《宋鑑》。】

○真西山撰墓誌：史彌遠顛國，會不雨，詔百官陳得失。公疏論：“下人謀上【時羅必願糾合爲變】，夷狄亂華，左右干政，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以致天變。宰相職在變⁶⁹⁾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書》：囑抄《禮書》。

69) 變：筑大本‘變’；奎章閣本‘●’

宋季 朱門諸子-155

詹元善

【《實紀》·《一統志》所載與史同。○公父慥，授室浦城張氏，公幼出爲伯舅張氏後，故末書有歸宗之語。慥鄉舉第一，與五峯·屏山遊。】

《傳》略：公諱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一云：建之武夷人。】登隆興元年進士，調浮梁尉。郡上公獲盜功狀，當賞，公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薦除大學錄，歷遷太常丞。光宗卽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湖廣總領。有逃卒千人剽掠爲變，公語戎帥：“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除太常少卿。上久不過重華宮。公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公抗疏請駕詣重華，辭意懇切。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公及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公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議大行皇帝謚，公言：“壽皇事，德壽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尋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

娛，人莫窺其際。始公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懇懃。⁷⁰⁾ 公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汙我！”未幾果敗。知靜江府，移守鄆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侂胄建議開邊。公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公謂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公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先生】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真西山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治民之法。公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真西山叙公事實同上，而“慎獨爲主”下，又云：“造次弗渝，博覽群書，旁通藝術。著《象數總義》等書。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不厭，聽者忘疲云。”○先生《與余正甫書》云：“元善舊爲《周禮》學，亦好《國語》等書云云。”】

《書》：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⁷¹⁾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

70) 懇懃：筑大本·奎章閣本‘殷勤’

71) 歎慕：《晦庵集》(卷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가 있다.

懷也.⁷²⁾ 請祠之意，深所未曉.⁷³⁾ 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⁷⁴⁾ 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⁷⁵⁾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烹之不肖⁷⁶⁾居此官最久⁷⁷⁾，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按：元善時爲浮梁尉，以政煩民困，捕盜所不忍，故欲去也。】

○於元履處見所著書⁷⁸⁾，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⁷⁹⁾！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⁸⁰⁾經而治詞業，

72) 也：《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僭易，皇恐皇恐，承喻’가 있다.

73) 曉：《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가 있다.

74) 矣：《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이 있다.

75) 輩：《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輩蓋’

76) 肖：《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固不足言。然’이 있다.

77) 久：《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前後三請’이 있다.

78) 書：《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及孟子說，然後’가 있다.

79) 此：《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于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가 있다.

80) 水：《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本’今按：문액상 ‘本’이 맞으니, 이에 따라 표점한다.

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⁸¹⁾，使人耳聾心憚⁸²⁾，非熹之所敢聞也⁸³⁾。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⁸⁴⁾。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於⁸⁵⁾恩義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

81) 理 : 《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聞之’가 있다.

82) 慚 : 《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이 있다.

83) 也 : 《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가 있다.

84) 明 : 《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에는 뒤에 ‘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가 있다.

85) 於 : 《晦庵集》(권46, 〈答詹元善〉) ‘則於’

宋季 朱門諸子-156~157

杜良仲，仁仲昆弟。

【《實紀》：“知仁，燁之弟。”但《伊洛淵源續錄》所錄比《實紀》頗詳，故取之。】

《伊洛淵源續錄》：良仲，諱燁，號南湖。仁仲，諱知仁，號方山。黃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義理不外于吾身【云云】。”

○《台寓錄》：“良仲，嘉定進士，終東陽縣主簿。”又：“先生嘗訪南湖·方山二杜公講學之地於杜曲，爲書小樊川及擘翠亭扁。”又云：“二杜公一傳而爲丞相清獻公，再傳而爲玉峯車公若水·壽雲黃公，超然師友，淵源益濬而洪。”

《書》：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

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仁仲⁸⁶⁾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

○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聖⁸⁷⁾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86) 仁仲：《晦庵集》(권62, 〈答杜仁仲〉)에는 없다.

87) 聖：《晦庵集》(권62, 〈答杜仁仲〉) ‘凡聖’

○良仲所論⁸⁸⁾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良仲所示云云⁸⁹⁾。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咊咊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五行之神，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來喻⁹⁰⁾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

88) 良仲所論：《晦庵集》(卷62, 〈答杜仁仲〉)‘良仲前書所論數條’

89) 云云：《晦庵集》(卷62, 〈答杜仁仲〉)‘疑義，已附己意於其後，試詳考之。’

90) 喻：《晦庵集》(卷62, 〈答杜仁仲〉)에는 뒤에 ‘大概得之，但恐’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58

度周卿

【《一統志》：云云。早從朱文公，誨以正心誠意之學。云云。○《實紀》：云云。朱子稱其志趣不凡。】

《傳》略：公諱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公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某⁹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某⁹²⁾】之說。遷權禮部侍郎兼侍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謚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書》：比來⁹³⁾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

91) 某：奎章閣本‘先生’

92) 某：奎章閣本‘先生’

93) 比來：《晦庵集》(권60, 〈答度周卿〉)‘比來爲況如何’

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與劉德修書》曰：“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礲浸灌⁹⁴⁾之功，尙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94) 灌：《晦庵集》(別集 卷1，〈劉德修〉)‘潤’

宋季 朱門諸子-159

范伯崇

【直閣如圭之子，於先生爲姪婿，嘗爲廬陵屬邑主簿。先生記其廳。】

《實紀》：公諱念德，字伯崇，建安人。歷官朝奉郎·江東帥機。云云。先生臨歿⁹⁵⁾，囑其修正禮書。

《書》：孟子⁹⁶⁾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恐當作‘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只⁹⁷⁾是鑽故紙耳。

95) 歿：筑大本·奎章閣本‘沒’

96) 孟子：《晦庵集》(卷39，〈答范伯崇〉)‘如’

97) 只：《晦庵集》(卷39，〈答范伯崇〉)‘止’

○論 “在喪廢祭與墨衰行祀”一條，見《家禮》。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⁹⁸⁾能爲文。”，然⁹⁹⁾須求所以立其本¹⁰⁰⁾，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之大本¹⁰¹⁾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¹⁰²⁾，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¹⁰³⁾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眞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¹⁰⁴⁾，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

98) 不：《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 ‘不復’

99) 然：《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이 있다.

100) 本：《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 ‘本耳’

101) 之大本：《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 ‘大之本’

102) 事：《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不待多說’이 있다.

103) 怠惰：筑大本·奎章閣本‘壘’，《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이 있다.

104) 攻：《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而不憚改焉’이 있다.

○知老兄官守不苟¹⁰⁵⁾，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

○《答何叔京書》曰：“伯崇近過建陽¹⁰⁶⁾，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存心於愛物，元本去於字。】

105) 苟：《晦庵集》(권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가 있다.

106) 陽：《晦庵集》(권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相見’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60

許景陽

《實紀》：公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朱子稱其意趣
儘好。¹⁰⁷⁾

○今按：先生〈尋真觀題名〉及平日所稱，子春諱而景
陽字也，《實紀》【云云】，誤也。

《書》：近見《槐陰問答》，所論¹⁰⁸⁾皆太寬緩，此非
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繁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
恐不如此。¹⁰⁹⁾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
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¹¹⁰⁾
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
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凝滯。若如所喻，則夫
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¹¹¹⁾下工夫，如何

107) 意趣儘好：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意趣儘好’四字歇後，恐非論其平生也。‘今按’以下
當爲註.]가 있다.

108) 所論：《晦庵集》(권39, 〈答范伯崇〉) ‘覺得所論’

109) 此：《晦庵集》(권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似看得太過了’가 있다.

110) 物：《晦庵集》(권39, 〈答范伯崇〉)에는 뒤에 ‘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
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便應得個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111) 未：《晦庵集》(卷39, 〈答范伯崇〉)‘未及’

宋季 朱門諸子-161

程允夫

《實紀》：公諱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人。先生¹¹²⁾內弟。以特科恩，任吉州錄事參軍。先生¹¹³⁾稱其好學而敏於文。有¹¹⁴⁾《尊德性齋集》。【今按：公父韓溪翁，韋齋之內弟，則公於先生實爲內從弟也。】

《書》：辯答蘇學三書，見《性理書》。

○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¹¹⁵⁾。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審¹¹⁶⁾，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¹¹⁷⁾。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¹¹⁸⁾。彼親見聖人¹¹⁹⁾猶有是失，餘¹²⁰⁾人

112) 先生：《實紀》‘朱子’

113) 先生：《實紀》‘朱子’

114) 有：《實紀》‘所著有’

115) 痘：《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殊駭聞聽’이 있다.

116) 審：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深’

117) 可：《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可也’

118) 可：《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可也’

119) 人：《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日聞善誘’가 있다.

120) 餘：《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況於餘’

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世¹²¹⁾所謂迂。不行私謁，世¹²²⁾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時中之說¹²³⁾，若如來喻，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示¹²⁴⁾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云云。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謬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¹²⁵⁾，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

121) 世：《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固世俗之’

122) 世：《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固世俗之’

123) 說：《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亦未易言’이 있다.

124) 示：《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所示’

125) 學：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가 있다.

養力行，然後可議耳。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

○謂126) “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127)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128)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在敬者129).”是知聖

126) 謂：《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 ‘又謂’

127) 但：《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紙尾之意’가 있다.

128) 須：《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 ‘須是’

129) 者：《晦庵集》(卷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이

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個敬字而已。又承若¹³⁰⁾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會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間，非¹³¹⁾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

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淳，¹³²⁾亦不云其出游¹³³⁾門也。此殆見游¹³⁴⁾與四人¹³⁵⁾皆建人，而妄意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¹³⁶⁾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¹³⁷⁾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¹³⁸⁾嘗深闢之¹³⁹⁾。試¹⁴⁰⁾考之，則世以此學自名者，眞¹⁴¹⁾

있다.

130) 若 : 筑大本·奎章閣本 ‘苦’

131) 非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則非’

132) 淳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醇’

133) 游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游公之門’

134) 游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游公’

135) 人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人者’

136) 雖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雖云親’

137) 旨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規範氣象, 自’이 있다.

138) 定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定公蓋’

139) 之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에는 뒤에 ‘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가 있다.

140) 試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試深’

141) 眞 : 《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其眞’

僞¹⁴²⁾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

○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¹⁴³⁾雖看得似¹⁴⁴⁾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個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工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闕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¹⁴⁵⁾。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¹⁴⁶⁾。今

142) 僞：《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僞皆’

143) 故：《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故此道理’

144) 似：《晦庵集》(권41, 〈答程允夫〉) ‘相似’

145) 矣：《晦庵集》(별집 권3, 〈程允夫〉)에는 뒤에 ‘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가 있다.

146) 矣：《晦庵集》(별집 권3, 〈程允夫〉)에는 뒤에 ‘尙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가

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

○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然於此須識得個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不然，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62

方賓王

《實紀》：“公諱誼，字賓王。”因引先生所稱“爲學親切的當”等語。¹⁴⁷⁾

○《一統志》：本桐廬人，徙嘉興。嘗從文公學。云云。

《書》：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¹⁴⁸⁾。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工夫也。

○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

○‘性者，道之形體¹⁴⁹⁾’。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

147) 語：奎章閣本‘語語’。今按：奎章閣本의 ‘語語’에서 뒤의 ‘語’은 衍文이다.

148) 者：《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甚慰鄙意.’가 있다.

在事物，而無繙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¹⁵⁰⁾。恐不必專以此心之存爲無邪心，敬不得施然後爲有邪心也。

○近世之言識心者¹⁵¹⁾，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元¹⁵²⁾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¹⁵³⁾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邪？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雖¹⁵⁴⁾

149) 體：《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乃擊壞集序中語’가 있다.

150) 矣：《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가 있다.

151) 者：《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則異於是，蓋其’가 있다.

152) 元：《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 ‘天’

153) 有：《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 ‘有只’

154) 雖：《晦庵集》(卷56, 〈答方賓王〉) ‘亦’

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

○ “‘吾無隱乎爾¹⁵⁵⁾’，誼謂¹⁵⁶⁾惟¹⁵⁷⁾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¹⁵⁸⁾。” 曰¹⁵⁹⁾：“善¹⁶⁰⁾。”

○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155) 爾：《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一章’이 있다.

156) 謂：《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가 있다.

157) 惟：《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 ‘唯聖人然後能之。蓋’

158) 矣：《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에는 뒤에 ‘不知如何?’가 있다.

159) 曰：《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에는 없다.

160) 善：《晦庵集》(권56, 〈答方賓王〉) ‘亦善。’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63

劉公度

《實紀》：公諱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第進士，歷守長沙·南康。朱子稱其“謹潔自好，學問有方”。

○一云：

袁州 臨江人，放之孫。

《書》：示喻¹⁶¹⁾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云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工，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162)?}’無乃近日亦

161) 喻：《晦庵集》(권53, 〈答劉公度〉)에는 뒤에 ‘爲學之意’가 있다.

162) 己：《晦庵集》(권53, 〈答劉公度〉)에는 뒤에 ‘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

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不知聖賢辨異端¹⁶³⁾·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邪？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辯¹⁶⁴⁾說邪？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¹⁶⁵⁾。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邪？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畔¹⁶⁶⁾，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가 있다.

163) 端：《晦庵集》(권53, 〈答劉公度〉) ‘論’

164) 辯：奎章閣本；《晦庵集》(권53, 〈答劉公度〉) ‘辨’

165) 肆：《晦庵集》(권53, 〈答劉公度〉)에는 뒤에 ‘荊舒祠記會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가 있다.

166) 畔：筑大本·奎章閣本‘叛’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宜¹⁶⁷⁾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云云】。

○《與劉季章書》曰：“公度¹⁶⁸⁾不肯求去，致得如此¹⁶⁹⁾。潘友¹⁷⁰⁾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憫¹⁷¹⁾也。”

167) 宜：《晦庵集》(별집 권2, 〈劉公度〉)‘切宜’

168) 度：《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近亦得書，自是’가 있다.

169) 此：《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如近日王興之(龜齡之子)·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가 있다.

170) 潘友：《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潘友□’；奎章閣本에는 [두 주 ‘潘友’下有落字.]가 있다.

171) 憎：筑大本·奎章閣本；《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憚’

宋季 朱門諸子-164

王南卿

【《實紀》.172)】

《傳》略：公諱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開熙河。公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¹⁷³⁾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公見朱^{【某¹⁷⁴⁾】于考亭。^{【某¹⁷⁵⁾】與語，大悅之。登隆興進士。時孝宗詔經理建鄴，而大臣幸安，計未決。公試禮部，對策曰：“臨安利於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云云】。”知貢舉范成大讀之，歎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數千言。知濠州，日講守備。終公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客詣公。公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

172) 實紀：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實紀’下恐有闕文.]이 있다. 今按: 《實紀》에는 “字南卿，江州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知撫州。朱子稱其才氣術略過人。”이라는 내용이 있다.

173) 辭：奎章閣本 ‘辨’

174) 某：奎章閣本 ‘先生’

175) 某：奎章閣本 ‘先生’

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公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先生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今按：武夷作於南軒歿¹⁷⁶⁾後，今稱南軒之言曰“道在武夷”，恐精舍未作之前，先生亦常往來武夷，有意講道於其中，故南軒云然。如〈精舍詩〉所云“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是也。○又‘公見先生于考亭。’‘公見’之間恐當有後字。】

《書》：有三書，論隊圖陣法。

176) 歿：筑大本·奎章閣本‘沒’

宋季 朱門諸子-165

任伯起

【亦見《實紀》。○《一統志》有‘篤信力行’之語，與先生書中語似異。】

《傳》略：公諱希夷，字伯起，邵武人。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淳熙進士，調浦城簿。從朱【先生】學，篤信力行。【先生】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周·程賜謚，皆自公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史彌遠柄國，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洞霄宮，薨，謚宣獻。

《書》：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¹⁷⁷⁾。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朝¹⁷⁸⁾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177) 患：《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 ‘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가 있다.

178) 朝：《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 ‘旦’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朝¹⁷⁹⁾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¹⁸⁰⁾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¹⁸¹⁾。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¹⁸²⁾【云云】。能言眞如鸚鵡，不知曾見此書否？

179) 朝 : 《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 ‘且’

180) 熹 : 《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에는 뒤에 ‘衰病之軀’가 있다.

181) 舊 : 《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에는 뒤에 ‘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가 있다.

182) 關 : 《晦庵集》(권44, 〈答任伯起〉)에는 뒤에 ‘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66

潘端叔

《實紀》：公諱友端，字端叔，金華人。朱子稱其有志操。

○直顯謨閣時之子，中書良貴之從孫。

《書》：示喻講學之意，甚善¹⁸³⁾。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工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¹⁸⁴⁾。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¹⁸⁵⁾，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

183) 善：《晦庵集》(권50, 〈答潘端叔〉)에는 뒤에 ‘甚善’이 있다.

184) 外：《晦庵集》(권50, 〈答潘端叔〉)에는 뒤에 ‘矣’가 있다.

185) 馳：《晦庵集》(권50, 〈答潘端叔〉)에는 뒤에 ‘及其究也’가 있다.

矣.

○稟誨《論語》諸說，多稱善。【惑於虛談之病，見〈答林擇之書〉。】

宋季 朱門諸子-167

孫敬甫

《實紀》：公諱自修，字敬甫¹⁸⁶⁾，宣州宣城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書》：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云云】。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顧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

○天台朋友有趙師鄭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¹⁸⁷⁾共學者否邪？

○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跡蓋未可保。然姑使無

186) 甫：《實紀》‘父’

187) 可：《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與’가 있다.

愧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¹⁸⁸⁾。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思¹⁸⁹⁾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¹⁹⁰⁾ 陸氏之學¹⁹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¹⁹²⁾，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¹⁹³⁾，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¹⁹⁴⁾破散。¹⁹⁵⁾一切勿與辨，以起其紛爭¹⁹⁶⁾，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所論

188) 路：《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가 있다.

189) 思：《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없다.

190) 也：《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가 있다.

191) 學：《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儕匹’이 있다.

192) 來：《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不可揜諱.’가 있다.

193) 輩：《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이 있다.

194) 然：《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解拆’이 있다.

195) 散：《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收拾不來矣.’가 있다.

196) 爭：《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 ‘擎不遜之端’

太極之說¹⁹⁷⁾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瞑¹⁹⁸⁾目切齒者所笑矣。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極其至¹⁹⁹⁾，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²⁰⁰⁾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

○‘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修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

197) 說：《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亦爲’가 있다.

198) 瞑：《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 ‘瞑’

199) 各極其至：《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 ‘各盡其極’

200) 是：《晦庵集》(권63, 〈答孫敬甫〉)에는 뒤에 ‘說得箇’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68

曾景建

《實紀》：公諱極，字景建。

○《一統志》：志氣豪放，聲名四起。朱子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所爲文《春陵小雅》·《金陵百詠》。

○〈南豐之後有上晦庵〉詩，見《翰墨全書》。又〈寄蔡西山貶所〉詩，及先生輓²⁰¹⁾詩，見《詩人玉屑》。【公，南豐之後，而《一統志》南豐見建昌府，公見撫州府，云臨川人。】

《書》：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²⁰²⁾。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所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云云】

201) 輓：筑大本·奎章閣本‘挽’

202) 法：《晦庵集》(권61, 〈答曾景建〉)에는 뒤에 ‘三復令人亹亹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가 있다.

○主一·窮理²⁰³⁾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他人不好處。

○若²⁰⁴⁾乘此春暖，與吉甫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²⁰⁵⁾此等無所考據²⁰⁶⁾，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203) 主一·窮理 : 《晦庵集》(권61,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覆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

204) 若 : 《晦庵集》(권61, 〈答曾景建〉)에는 뒤에 ‘得’이 있다.

205) 但 : 《晦庵集》(권61, 〈答曾景建〉)에는 뒤에 ‘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가 있다.

206) 据 : 《晦庵集》(권61, 〈答曾景建〉) ‘據’

宋季 朱門諸子-169

鞏仲至

《實紀》：公字仲至.²⁰⁷⁾

○《宋學士集》：公諱豐，武義人。山堂先生庭芝之孫。山堂，劉元城門人。至公又從呂東萊游。其學如注水千丈之壑，尤工詩。嘗幹辦福建帥司公事，終提轄左藏庫。

《書》：武夷詩，²⁰⁸⁾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

207) 公字仲至：《實紀》에는 ‘鞏仲至’라는 표제어만 있다.

208) 詩：《晦庵集》(권64, 〈答鞏仲至〉) ‘續詩’

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²⁰⁹⁾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此下‘論古今詩三變’及‘漱六藝之芳潤’等說，見《詩人玉屑》〈詩法〉。】 放翁²¹⁰⁾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跡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又云：“放翁²¹¹⁾在今，當推爲第一流。”

○〈與黃直卿書〉曰：“所論輩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

209) 不：《晦庵集》(권64, 〈答輩仲至〉)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210) 翁：《晦庵集》(권64, 〈答輩仲至〉)에는 뒤에 ‘詩書錄寄, 幸甚. 此亦得其近書,’가 있다.

211) 翁：《晦庵集》(권64, 〈答輩仲至〉)에는 뒤에 ‘老筆尤健’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宋季 朱門諸子-170

李繼善

《實紀》：公諱²¹²⁾孝述，字繼善，燔之從子。有所錄問答。²¹³⁾又引²¹⁴⁾“所喻²¹⁵⁾甚精到”之語。²¹⁶⁾

《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他巧法²¹⁷⁾，但就己用力處，更著工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

○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

212) 公諱：《實紀》에는 없다. 이하 같다.

213) 問答：《實紀》에는 뒤에 ‘一卷’이 있다.

214) 又引：《實紀》‘朱子答書有云’

215) 所喻：《實紀》‘所示疑義’

216) 之語：《實紀》에는 없다.

217) 法：《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에는 없다.

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²¹⁸⁾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問²¹⁹⁾：“《檀弓》祔後²²⁰⁾惟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²²¹⁾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²²²⁾，如何？”曰²²³⁾：“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爲厚²²⁴⁾，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

○問²²⁵⁾：“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亦似²²⁶⁾所以復其初也。”曰²²⁷⁾：

218) 力：《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力以’

219) 問：《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에는 없다.

220) 祔後：《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既祔之後’

221) 張先生：《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에는 뒤에 ‘以爲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가 있다.

222) 饋食：《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에는 뒤에 ‘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가 있다.

223) 問：《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에는 없다.

224) 爲厚：《晦庵集》(권63, 〈答李繼善〉)‘其爲厚’

225) 問：《晦庵續集》(권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孝述又疑’

226) 亦似：《晦庵續集》(권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似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定228)·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灑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問229)：“心具衆理²³⁰⁾，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²³¹⁾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²³²⁾，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後²³³⁾，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²³⁴⁾” 曰²³⁵⁾：“極是。”

227) 曰：《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不知是否？先生批云’

228) 定：《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先生批云：定’

229) 問：《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孝述竊疑’

230) 理：《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에는 뒤에 ‘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이 있다.

231) 一：《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二’。今按：같은 책 교감주에 賀瑞麟의 《朱子文集正訛》에는 ‘一’로 고쳐놓았다고 하였다.

232) 心不相入：《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二不恨入’。今按：같은 책 교감주에 賀瑞麟의 《朱子文集正訛》에는 ‘二’는 ‘心’으로, ‘恨’은 ‘相’으로 고쳐놓았고, 天順本(明)에는 ‘根’으로 되어 있다고 하였다.

233) 後：《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에는 없다.

234) 有：《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에는 뒤에 ‘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가 있다.

235) 曰：《晦庵續集》(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先生批云’

宋季 朱門諸子-171

林熙之

《實紀》：公諱大春，字熙之，號慥齋。朱子有詩送之。

《書》：喻及仁說，大概得之。但²³⁶⁾三者皆心，似便指爲²³⁷⁾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間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

○先生贈送詩曰：“君行往返一千里，過我屏山山下村。濁酒寒燈靜相對，論心直欲到忘言。○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十年燈火與君同，誰道年來西復東。不學世情雲雨手，從教人事馬牛風。○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指²³⁸⁾吾家路，莫

236) 但：《晦庵別集》(권5, 〈林熙之〉)‘但所謂’

237) 爲：《晦庵別集》(권5, 〈林熙之〉)‘作’

238) 指：《晦庵集》(권6 〈送林熙之詩五首〉)‘照’

認239)并州作故鄉.”

239) 認 : 《晦庵集》(권6 〈送林熙之詩五首〉) ‘指’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72

李寶之

《實紀》：公諱如圭，字寶之，廬陵人。

○《一統志》：七歲，孝宗召問。誦《書》〈無逸篇〉。帝大喜，授迪功郎。與父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以隔座，就賜之。歸，建凌雲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書》：論編禮書，亦見續集。〈與黃直卿書〉亦言編禮事。

宋季 朱門諸子-173

潘文叔

《實紀》：公諱友文，字文叔，金華人。福建提舉。

○《一統志》：淳熙間，爲萍鄉尉。值歲飢，賑濟有方，民德焉。已而諭邑士鍾詠輩，立社倉爲經久計。文公記之。

《書》：示240)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工夫241)，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242) 一前一郤，繖繞勞攘243)，過却時日244)，深爲可惜。
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

240) 示：《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 ‘所’

241) 工夫：《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에는 뒤에 ‘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가 있다.

242) 計較：《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에는 뒤에 ‘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况其所說’가 있다.

243) 繮繞勞攘：《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 ‘纏綿繆繞，終日勞攘，更不會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

244) 時日：《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 ‘日時’

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間²⁴⁵⁾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所喻求道之意²⁴⁶⁾，深慰²⁴⁷⁾，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²⁴⁸⁾，又只成悠悠度日²⁴⁹⁾也。

245) 間：《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時間’

246) 求道之意：《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

247) 深慰：《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深慰所望’

248) 進步之處：《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에는 뒤에 ‘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가 있다.

249) 度日：《晦庵集》(권50 〈答潘文叔〉)에는 뒤에 ‘永不到眞實地頭’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74

余占之

《實紀》：公諱隅，字占之，號克齋，古田人。朱子稱其警敏。有《克齋集》。

○《一統志》云：朱子²⁵⁰⁾高弟。

《書》：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

平易固近²⁵¹⁾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

○〈與林擇之書〉曰：“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

250) 朱子：《一統志》 卷74 ‘朱熹’

251) 近：《晦庵集》(卷50 〈答余占之〉)‘疑’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孫醇²⁵²⁾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

252) 醇：《晦庵別集》(권6 〈林擇之〉) ‘淳’

宋季 朱門諸子-175

滕德章

《實紀》：公諱珙，字德章，號蒙齋，璘之弟。淳熙²⁵³⁾進士，合肥令。朱子銘其父墓，有曰：“二子皆能自立，有聲州縣間。”又稱：“珙廷對甚佳。”

《書》：今日後生²⁵⁴⁾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²⁵⁵⁾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253) 淳熙：《實紀》‘淳熙十四年’

254) 後生：《晦庵集》(권49 〈答滕德章〉)‘後生輩’

255) 以：《晦庵集》(권49 〈答滕德章〉)‘告以’

宋季 朱門諸子-176

嚴時亨

《實紀》：公諱世父，字時亨，臨江新喻人.²⁵⁶⁾

○《一統志》：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來²⁵⁷⁾書帖。鄉人祠之於學。【按：《實紀》及《一統志》，皆名世父，而《大全》書父作文，未詳孰是。】

《書》：問目各已批出，請更
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
而固矣。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²⁵⁸⁾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

256) 新喻人：《實紀》‘新喻人。有疑義問答。’

257) 來：《一統志》 卷55 ‘復’

258) 稟：築大本‘稟’

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程先生有²⁵⁹⁾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卽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固²⁶⁰⁾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259) 有：《晦庵集》(권61 〈答嚴時亨〉) ‘有一處有’

260) 固：《晦庵集》(권61 〈答嚴時亨〉)에는 앞에 ‘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77

歐陽慶嗣

《實紀》：公諱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乾道261)登第。
江西運管。朱子嘗令三子師之。

《書》：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未有262)得也，愧辱下問之勤263)，敢私布之。

○序文冗甚264)，不暇執筆。然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

261) 乾道：《實紀》‘乾道八年’

262) 未有：《晦庵集》(卷45 〈答歐陽慶似〉)‘而未之有’

263) 勤：《晦庵集》(卷45 〈答歐陽慶似〉)‘勤，無以稱塞’

264) 序文冗甚：《晦庵集》(卷45 〈答歐陽慶似〉)‘所需序文，迫歲冗甚’

宋季 朱門諸子-178

魏應仲

《實紀》但云：建陽人.

○元履子.

《書》：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²⁶⁵⁾虛度時日。逐日早起²⁶⁶⁾，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²⁶⁷⁾，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云云。²⁶⁸⁾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人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

265) 不可：《晦庵集》(권39 〈與魏應仲〉) ‘不可自比兒曹’

266) 起：《晦庵集》(권39 〈與魏應仲〉)에는 뒤에 ‘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가 있다。

267) 詳：《晦庵集》(권39 〈與魏應仲〉)에는 뒤에 ‘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이 있다。

268) 云云：《晦庵集》(권39 〈與魏應仲〉)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²⁶⁹⁾，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269) 逸：《晦庵集》(卷39 〈與魏應仲〉)‘佚’

宋季 朱門諸子-179

張敬之

《實紀》：公諱顯父，字敬之。有《孟子問答》。【與黃敬之相混之辨，見黃下。】

《書》：問270)：“頃蒙見教271)：‘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272)驗之，信然。曰273)：“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聖而不智，如水母274)之無鰓，亦將何所到乎？

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270) 問：《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없다.

271) 教：《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뒤에 ‘云’이 있다.

272) 顯父：《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뒤에 ‘不揆’가 있다.

273) 曰：《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없다.

274) 母：奎章閣本 ‘毋’

○問275)：“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曰276)：“情未必能277)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275) 問：《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없다.

276) 曰：《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에는 없다.

277) 能：《晦庵集》(권58 〈答張敬之〉) ‘皆’

宋季 朱門諸子-180

宋深之

《實紀》：公諱之源，字深之，雙流人。弟之潤·之汪。
朱子稱其昆仲嗜學而有文。【按：公父名若水。先生作其墓誌云：
“嘗爲湖南提點，復石鼓書院，以永嘉戴溪爲之師。】

《書》：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²⁷⁸⁾，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²⁷⁹⁾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

○昆²⁸⁰⁾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²⁸¹⁾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278) 意：《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뒤에 ‘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가 있다.

279) 通暢：《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뒤에 ‘甚可喜也.’가 있다.

280) 昆：《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앞에 ‘見’이 있다.

281) 腹心：《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뒤에 ‘前日臨岐，不勝忡悵.’이 있다.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²⁸²⁾，深慰老懷。²⁸³⁾ 持養觀書之說²⁸⁴⁾，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282) 什：기준본에는 ‘仆’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에 의하여 ‘什’으로 고쳤다. 《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도 ‘什’으로 되어 있다.

283) 老懷：《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뒤에 ‘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이 있다.

284) 說：《晦庵集》(권58 〈答宋深之〉)에는 뒤에 ‘前此講之已詳.’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81

宋澤之

【見上. 卽之潤.】

《書》：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奉，
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
孤²⁸⁵⁾，遂留來人²⁸⁶⁾，亟爲草定，封內²⁸⁷⁾云云。²⁸⁸⁾
賢者意中²⁸⁹⁾，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
歸趣。²⁹⁰⁾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願且以定省應
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
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
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
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
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

285) 不可孤：《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뒤에 ‘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가 있다.

286) 來人：《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뒤에 ‘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가 있다.

287) 封內：《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 ‘繕寫封內’

288) 云云：《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없다.

289) 賢者意中：《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 ‘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

290) 趣：《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 ‘極’. 今按： 같은 책 교감주에 閩本·浙本·天順本에는 모두 ‘極’이 ‘趣’로 되어 있다고 하였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²⁹¹⁾《近思錄²⁹²⁾》，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²⁹³⁾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291) 謾見遠懷：《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뒤에 ‘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가 있다.

292) 近思錄：《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뒤에 ‘比舊本增多數條.’가 있다.

293) 繆：《晦庵集》(권58 〈答宋澤之〉)에는 뒤에 ‘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82

宋容之

【見上. 卽之汪.】

《書》：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²⁹⁴⁾涉獵²⁹⁵⁾。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²⁹⁶⁾，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又云：“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²⁹⁷⁾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²⁹⁸⁾此流。今以諸說²⁹⁹⁾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294) 一例：《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에는 뒤에 ‘只作如此’가 있다.

295) 獵：《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에는 뒤에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가 있다.

296) 者：《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에는 뒤에 ‘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가 있다.

297) 心術：《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에는 뒤에 ‘其技愈精，其害愈甚.’이 있다.

298) 多是：《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 ‘多是只得’

299) 諸說：《晦庵集》(권58 〈答宋容之〉) ‘上來諸說’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六

宋季 朱門諸子-183

林充之

《實紀》但出姓字.

《書》：近讀³⁰⁰⁾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300) 近讀：《晦庵集》(권43 〈答林充之〉)에는 앞에 ‘充之’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84

連嵩卿301)

《實紀》但出姓字。

《書》：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繁要處。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邪，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若果如此，則是302)人物之性303)各有界限304)，改名換

301) 連嵩卿：《實紀》에는 ‘連嵩’ 제하에 ‘以子晦及叔京兩條推之，嵩卿似是南劍人’이라는 주석이 부기되어 있다.

姓³⁰⁵⁾，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何叔京書〉曰：“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眞有望矣。幸爲道意。

302) 是：《晦庵集》(권41 〈答連嵩卿〉)에는 뒤에 ‘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이 있다.

303) 性：《晦庵集》(권41 〈答連嵩卿〉)에는 뒤에 ‘每性’이 있다.

304) 限：《晦庵集》(권41 〈答連嵩卿〉)에는 뒤에 ‘不相交雜’이 있다.

305) 姓：기준본에는 ‘性’으로 되어 있으나，奎章閣本·筑大本에 의하여 ‘姓’으로 고쳤다。《晦庵集》(권41 〈答連嵩卿〉)에도 ‘姓’으로 되어 있다。

定本 退溪全書 22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六

宋季 朱門諸子-185

馮作肅

《實紀》：公諱允中，字作肅，邵武人。朱子名其居曰見齋。

《書》：所喻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¹⁾無穿穴之害。²⁾若因陋蓄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喻 “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繁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1) 而：陶山本‘而而’

2) 害：《晦庵集》(卷41 〈答馮作肅〉)‘害矣’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宋季 朱門諸子-186

陳師德

《實紀》：公諱定，字師德，守之弟。以蔭補授右承事郎。朱子銘其墓。【按：公，丞相俊卿子。篤志聖賢之學，以丞相命，奉書請業，未幾病歿。是無異於及門，故《實紀》錄之也。】

《書》：聞³⁾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

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察⁴⁾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3) 聞：《晦庵集》(卷56 〈答陳師德〉)‘然嘗聞之’

4) 察：《晦庵集》(卷56 〈答陳師德〉)‘驗’

宋季 朱門諸子-187

陳廉夫

《實紀》：公諱址，字廉夫，莆田人。以恩補調監南安⁵⁾鹽稅。朱子誌其曠，稱其厚重明敏。【丞相俊卿之孫。】

《書》：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個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5) 南安：《實紀》‘南安縣’

宋季 朱門諸子-188

方履之

《實紀》：公諱大壯，字履之，號履齋，莆田人。

《書》：杜門讀書，謝去場屋⁶⁾，逖聞高風，第極⁷⁾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泛泛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歎⁸⁾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

6) 屋：《晦庵集》(권59 〈答方履之〉)에는 뒤에 ‘自計已決，夫復何言?’이 있다.

7) 極：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9 〈答方履之〉)‘劇’

8) 歎：《晦庵集》(권59 〈答方履之〉)‘深歎’

宋季 朱門諸子-189

林退思

《實紀》：公諱補，字退思，永嘉人。

《書》：知讀書有漸，甚善。⁹⁾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¹⁰⁾，乃爲真讀書耳。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悌¹¹⁾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云云。

【按：此書與王季和互出，然詳退思問目，則是〈答退思書〉也。】

○〈與黃直卿書〉曰：“永嘉 林退思¹²⁾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會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

9) 甚善：《晦庵集》(권62 〈答林退思〉)‘甚善甚善’

10) 間：《晦庵集》(권62 〈答林退思〉)에는 뒤에 ‘不見古今彼此之隔’이 있다.

11) 悌：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62 〈答林退思〉)‘弟’

12) 林退思：《晦庵續集》(권1 〈答黃直卿〉)‘林補字退思者’

宋季 朱門諸子-190

呂道一

《實紀》但出姓字云：朱子稱其天資明敏。

《書》：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¹³⁾。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不然耳。

○爲學¹⁴⁾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13) 然：《晦庵集》(권46 〈答呂道一〉)에는 뒤에 ‘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가 있다.

14) 爲學：《晦庵集》(권46 〈答呂道一〉)‘爲學之功’

宋季 朱門諸子-191

李子能

《實紀》：公諱克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按：《大全》，克作元¹⁵⁾，恐當從《實紀》。】

《書》：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¹⁶⁾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¹⁷⁾《大學解》亦說此¹⁸⁾分明。

可細考之¹⁹⁾，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²⁰⁾，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15) 元：《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에는 ‘亢’으로 되어 있다.

16) 甚善：《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 ‘甚善甚善’

17) 修：《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 ‘修定’

18) 說此：《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 ‘說得此次第’

19) 考之：《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에는 뒤에 ‘依此節次’가 있다.

20) 得：《晦庵集》(권58 〈答李子能〉)에는 뒤에 ‘不知今年曾復來城中否?’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92

黃令裕

《實紀》：公諱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書》：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眞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所喻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

宋季 朱門諸子-193

方若水

《實紀》：公諱壬，字若水，莆田人。淳熙²¹⁾登第，任從事郎·寧鄉縣令。朱子守漳，公²²⁾主學事。

○嘗爲長泰主簿。其曾祖曰道輔，伊川有與帖，若水以呈先生，先生爲題跋。

《書》：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銜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跡，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修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

21) 淳熙：《實紀》‘淳熙丁未’

22) 公：《實紀》‘辟壬’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某²³⁾見此等無非迎合，心²⁴⁾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有情²⁵⁾弊²⁶⁾，卽繫治之，不少貸也。

○大率諸義旨傷淺短²⁷⁾，讀之未終，已無餘味。此學不講之過也。

23) 某：《晦庵別集》(권4 〈方若水〉)‘不知他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

24) 心：《晦庵別集》(권4 〈方若水〉)‘以是心’

25) 有情：《晦庵別集》(권4 〈方若水〉)‘情有姦’

26) 憶弊：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憶弊’二字未曉，恐誤.]가 있다.

27) 短：《晦庵別集》(권4 〈方若水〉)에는 뒤에 ‘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94

葉永卿

《實紀》只出姓字。【按書中語，南康人。】

《書》：先天之說²⁸⁾，來喻亦得。²⁹⁾ 然³⁰⁾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³¹⁾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³²⁾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朝³³⁾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

○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民³⁴⁾之秉彝，好是懿德’者顧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

28) 說：《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에는 뒤에 ‘昨已報商伯矣.’가 있다.

29) 亦得：《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 ‘亦推得行’

30) 然：《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에는 뒤에 ‘皆未能究其縕.’이 있다.

31) 姤：기준본에는 ‘姤’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 의하여 ‘姤’로 고쳤다。《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에는 ‘遇’로 되어 있으나, 그 교감주에 ‘遇’는 宋高宗을 謂한 것이니 ‘姤’가 되어야 한다고 되어 있다.

32) 姤：《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 ‘遇’。今按：《晦庵集》 교감주에 ‘遇’는 宋高宗을 謂한 것이니 ‘姤’가 되어야 한다고 되어 있다.

33) 朝：《晦庵集》(권52 〈答葉永卿〉) ‘旦’

34) 民：《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앞에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이 있다.

以所當惡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³⁵⁾。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顧書，遐想山林之勝³⁶⁾，令人悵然與³⁷⁾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³⁸⁾某形像³⁹⁾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⁴⁰⁾？云云。⁴¹⁾

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⁴²⁾，幸⁴³⁾亟爲毀撤。⁴⁴⁾不然，須別作區處。⁴⁵⁾【按此書，與吳唐卿諸人同與，故云永卿諸公。】

35) 善：《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爲況如何?’가 있다.

36) 勝：《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他處真未易得’가 있다.

37) 與：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與’

38) 畫：《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畫’

39) 像：《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象’

40) 此：《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가 있다.

41) 云云：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 ‘【云云】’

42) 淺：《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尤非區區之所望也.’가 있다.

43) 幸：《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以此示諸人’이 있다.

44) 撤：《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爲佳’가 있다.

45) 處：陶山本·《晦庵別集》(권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處也’

宋季 朱門諸子-195

包定之

《實紀》：永嘉人。朱子稱其用意精密。

《書》：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孟》之屬⁴⁶⁾，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云云。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

○《中庸》實未易讀，更且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⁴⁷⁾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⁴⁸⁾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46) 論孟之屬：《晦庵集》(卷54 〈答包定之〉)‘論語，並觀孟子·尚書之屬’

47) 說：《晦庵集》(卷54 〈答包定之〉)‘說雖’

48) 已：《晦庵集》(卷54 〈答包定之〉)에는 뒤에 ‘此窮理之實也.’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196

劉定夫

《實紀》但出姓字。

《書》： 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 除却許多閒雜說話， 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 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 不務佔畢⁴⁹⁾， 下梢說得張皇， 都無收拾， 只是一場大脫空， 直是可惡。

49) 畢：《晦庵集》(권55 〈答劉定夫〉)에는 뒤에 ‘不專口耳’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97

符復仲

《實紀》：公諱初，字復仲。

《書》：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198

林巒

《實紀》：公⁵⁰⁾，泉州人。

《書》：辱示⁵¹⁾所爲文三篇，足下⁵²⁾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⁵³⁾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足下⁵⁴⁾勉旃。【又答問《中庸》。】

50) 公 : 《實紀》에는 없다.

51) 辱示 : 《晦庵集》(권39 〈答林巒〉) ‘辱示書及’

52) 足下 : 《晦庵集》(권39 〈答林巒〉) ‘今足下’

53) 先儒 : 《晦庵集》(권39 〈答林巒〉) ‘先儒數家’

54) 足下 : 《晦庵集》(권39 〈答林巒〉)에는 앞에 ‘憲所望於足下者在此’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199

趙詠道

《實紀》：師淵之弟。朱子嘗令編禮書。

○《台寓錄》：“名師藏，然道弟。淳熙魁漕監，仕終朝奉郎”。【藏字恐誤。】

《書》：聞之⁵⁵⁾，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云云。

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似⁵⁶⁾頗識爲學之門戶⁵⁷⁾，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媛媛姝姝：《莊子》，媛作暖。暖姝，淺見自喜之意。】

55) 聞之：《晦庵集》(권59 〈答趙詠道〉)에는 앞에 ‘然少嘗’이 있다.

56) 似：《晦庵集》(권59 〈答趙詠道〉) ‘亦似’

57) 門戶：《晦庵集》(권59 〈答趙詠道〉)에는 뒤에 ‘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00

陳齊仲

《實紀》：同安人。朱子答書有曰：“《詩》解用意甚深。”

《書》：《詩》解⁵⁸⁾【云云】，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所⁵⁹⁾疑處，標出⁶⁰⁾，幸⁶¹⁾試思之【云云】。

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個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邪？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⁶²⁾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

58) 解：《晦庵集》(권39 〈答陳齊仲〉)에는 뒤에 ‘用意甚深’이 있다.

59) 所：《晦庵集》(권39 〈答陳齊仲〉)에는 앞에 ‘凡’이 있다.

60) 標出：《晦庵集》(권39 〈答陳齊仲〉)에는 앞에 ‘重已’가 있다.

61) 幸：《晦庵集》(권39 〈答陳齊仲〉)에는 앞에 ‘及錄舊說求教’가 있다.

62) 懸：기준본에는 ‘縣’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 의하여 ‘懸’으로 고쳤다。《晦庵集》(권39 〈答陳齊仲〉)에도 ‘懸’으로 되어 있다.

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

○〈答許順之書〉曰：“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國材⁶³⁾·元聘⁶⁴⁾失之太執著，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注云：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

63) 材：陶山本‘村’

64) 國材元聘：《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而三公’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01

汪太初

《實紀》：公諱楚材，字太初，休寧人。紹熙⁶⁵⁾進士，歷承直郎·廣東運司幹官。朱子稱其德學之盛。⁶⁶⁾

《書》：稱⁶⁷⁾同郡【云云】。

近世學者⁶⁸⁾溺於佛·老⁶⁹⁾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縣⁷⁰⁾縣⁷¹⁾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⁷²⁾。熹之病已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敢⁷³⁾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

65) 紹熙：《實紀》‘紹熙元年’

66) 德學之盛：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德學之盛’，亦恐是泛稱.]이 있다.

67) 稱：《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없다.

68) 學者：《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뒤에 ‘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가 있다.

69) 佛老：《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 ‘老佛’

70) 縣：《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앞에 ‘其心’이 있다.

71) 縣縣：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 ‘懸懸’

72) 爾：《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뒤에 “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가 있다.

73) 敢：《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앞에 ‘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이

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掩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⁷⁴⁾，足下其試思之。

있다.

74) 後 : 《晦庵集》(권46 〈答汪太初〉)에는 뒤에 ‘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02

林正甫⁷⁵⁾

《實紀》：公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
紹興⁷⁶⁾進士，歷官直寶謨閣·湖江運副，進龍圖閣。
有⁷⁷⁾《槃隱類稿⁷⁸⁾》。

《書》：中間⁷⁹⁾夤⁸⁰⁾緣再見⁸¹⁾，不得款奉誨語。通⁸²⁾老來，忽奉手誨之辱⁸³⁾，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跋蹠⁸⁴⁾。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⁸⁵⁾，在今日而言之，足⁸⁶⁾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⁸⁷⁾焉。觀⁸⁸⁾浮圖者，

75) 甫：《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夫’

76) 紹興：《實紀》‘紹興庚辰’

77) 有：《實紀》‘所著有’

78) 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嵩’

79) 間：《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雖幸’이 있다.

80) 藰：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寅’

81) 見：《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然苦忽忽’이 있다.

82) 通：《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앞에 ‘今茲楊’이 있다.

83) 辱：《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
가 있다.

84) 蹠：《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而無所避也.’가 있다.

85) 屬：《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
聲利之場者哉？況’이 있다.

86) 足：《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尤足以’

87) 壽：《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而願自附於下風’이 있다.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聖⁸⁹⁾賢之言，具在方冊⁹⁰⁾，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⁹¹⁾。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覩彷彿⁹²⁾，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⁹³⁾塗⁹⁴⁾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⁹⁵⁾，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憲之所有不過如此⁹⁶⁾，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

88) 觀：《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앞에 ‘蓋嘗聞之先生君子’가 있다.

89) 聖：《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앞에 ‘自今而言’이 있다.

90) 冊：《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이 있다.

91) 易：《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而無難矣’가 있다.

92) 彿：奎章閣本·筑大本‘佛’

93) 半：筑大本‘半’

94) 塗：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途’

95) 正：《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가 있다.

96) 此：《晦庵集》(권38 〈答林正夫〉)에는 뒤에 ‘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03

汪湛仲

《實紀》：公諱清卿，字湛仲，婺源人。朱子嘗寓其家，與鄉人講學，爲作〈敬齋箴〉。

《書》：論97)五常卽98)五行之性【云云】。

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97) 論：《晦庵集》(卷50 〈答汪清卿〉)‘所喻’

98) 卽：《晦庵集》(卷50 〈答汪清卿〉)‘卽是’

宋季 朱門諸子-204

黃直翁

《實紀》：公諱寅，字直翁.⁹⁹⁾【但《實紀》，‘黃’作‘葉’，與《大全》不同。然《大全》目錄與書題皆作‘黃’，恐《實紀》誤。】

《書》：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

○《答江德功書》云：“直翁謹願¹⁰⁰⁾詳審，好相聚講習。【又，直翁與德功論‘鮮能知味’云：“以飲食比日用，味比理。”德功據¹⁰¹⁾此說以稟。先生曰：“直翁說是。”】

99) 字直翁：《實紀》‘字直翁，邵武人。朱子稱其謹願詳審。’

100) 愿：《晦庵集》(卷44 〈答江德功〉)‘願’

101) 据：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舉’

宋季 朱門諸子-205

饒廷老

《實紀》：公諱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¹⁰²⁾進士，歷官知懷安軍。

○《一統志》【云云】：知長沙，從學朱子，夙興治事，暇則聽講。及卒，有爲之銘曰：“能琢磨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¹⁰³⁾而丹吾之轂乎？則足蹠蹠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汙¹⁰⁴⁾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書》：“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邪？”又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住虛實，於是眞贗始判矣。

102) 淳熙：《實紀》‘淳熙二年’

103) 赫：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赫’

104) 汚：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汚’

○〈與劉智夫書〉曰：“廷老法當¹⁰⁵⁾相避，何以處之？渠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105) 當：《晦庵集》(別集 卷2 〈劉智夫〉)‘應’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06

吳唐卿

《實紀》：公¹⁰⁶⁾，南康人。

○嘗從游，落星寺見題名。

《書》：〈與葉永卿等同與書〉云云：“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又云：“唐卿¹⁰⁷⁾書來，不及菖蒲平安之報，何邪？”】

106) 公：《實紀》에는 없다.

107) 卿：《晦庵集》(別集 권6 〈葉永卿吳害卿周得之李深子〉)에는 뒤에 ‘比來爲況如何’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07

詹尚賓

《實紀》：公諱觀，字尚賓。

《書》：《別集》有狷者鄉愿¹⁰⁸⁾問答二條。

108) 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08

程傳之

《實紀》： 公諱先， 字傳之， 休寧人。 有¹⁰⁹⁾《東隱集》。

《書》： 熹與足下爲同郡人， 然彼此未相識面， 而足下以書先之， 此意厚矣。 夫佛·老之言， 不得以道名， 足下之說是也。 至於吾之所謂道， 與其所以求之之方， 則足下之言有略而未究其蘊¹¹⁰⁾。 無從面講， 臨風悵然。 異時因來， 有以見語， 千萬甚望。

109) 有： 《實紀》 ‘所著有’

110) 蘊： 《晦庵集》(권64 〈答程傳之〉)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09

林師魯

《實紀》：號芸谷，古田人。朱子稱之曰：“問學¹¹¹⁾行
誼，克世其家。”

《書》：比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¹¹²⁾訪先君子之
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歿¹¹³⁾久矣。又¹¹⁴⁾聞其有賢子者，
問學行誼¹¹⁵⁾，克世其家¹¹⁶⁾。去年林擇之¹¹⁷⁾過¹¹⁸⁾門講
學¹¹⁹⁾，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¹²⁰⁾，因扣¹²¹⁾其師友
淵源所自，而得三人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其¹²²⁾
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云云】。

111) 問學：《實紀》‘師魯問學’

112) 因：《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得從容請問，以’가 있다.

113) 歿：《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沒亦既’

114) 又：《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私心方竊自悲，既’가 있다.

115) 誼：《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義’

116) 家：《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則又以自慰也.’가 있다.

117) 林擇之：奎章閣本‘林澤之’

118) 過：《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不鄙’가 있다.

119) 講學：《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以講學爲事’

120) 心：《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皆如老於學者’가 있다.

121) 扣：奎章閣本‘叩’

122) 其：《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以是¹²³⁾，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承¹²⁴⁾惠長牋，副以
劄目，情義周渥【云云】。
因來告語，勿憚諄切。

123) 是：《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益知擇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가 있다.

124) 承：《晦庵集》(別集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捐’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10

呂季克

《實紀》：公諱勝已，字季克，號渭川居士，邵武人。歷官朝請大夫，知沅州。

○嘗守江州，請先生作〈濂溪書堂記〉。

《書》：論環叟之書云¹²⁵⁾：“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與之相識，不¹²⁶⁾聞其爲濂溪家子弟也【云云】。”書末斥¹²⁷⁾其書爲巧謫。¹²⁸⁾

○〈次季克東堂九詠〉其一〈野塘小隱〉云：“傳得希夷九卦圖，歸來不復夢榮途。野塘竟日無人到，讀盡床頭種樹書。其二〈敬義堂〉云：“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餘不盡錄。】

125) 論環叟之書云：《晦庵集》(권45 〈答呂季克〉)에는 없다. 今按：退溪의 설명이다.

126) 不：《晦庵集》(권45 〈答呂季克〉)에는 앞에 ‘然’이 있다.

127) 斥：陶山本‘汗’[두주‘汗’,‘斥’.]

128) 書末 … 巧謫：《晦庵集》(권45 〈答呂季克〉)에는 없다. 今按：退溪의 설명이다.

宋季 朱門諸子-211

余彝孫

《實紀》：公諱範，古田人。¹²⁹⁾ 朱子稱其淳靜。

《書》：答問目六七條。其一問云：“‘艮六三¹³⁰⁾，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曰：“得之。”

○〈答林擇之書〉所稱一段，見余占之下。

129) 古田人：《實紀》‘字彝孫，古田人’

130) 三：《晦庵集》(권60 〈答余彝孫〉) ‘二’今按：교감주에 원래는 ‘三’으로 되어 있는데，《周易》〈艮〉에 의거하여 고쳤다고 하였다.

宋季 朱門諸子-212

祝如玉

《實紀》：公¹³¹⁾，信安人，休寧縣令。

《書》：云云。四方朋遊¹³²⁾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¹³³⁾，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

131) 公：《實紀》에는 없다.

132) 遊：《晦庵集》(별집 권2 〈祝如玉〉)에는 뒤에 ‘蓋’가 있다.

133) 來：《晦庵集》(별집 권2 〈祝如玉〉)에는 뒤에 ‘未遽止此，計’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13

李伯諫

《實紀》：公諱宗思，字伯諫，建安人。朱子稱其爲斬教，專以古人爲己之學教人。

《書》：今按¹³⁴⁾：【伯諫學佛，與先生抗論不已。先生所答三書，忠告諄諄，猶未回惑，最後方始稍悟其非。先生亟稱之。此所以從《實紀》而收錄於門人之列者，卽孟子“歸斯受之”之義，而不載三書者，以其悟不在得書之日故也。餘見《外錄》吳公濟下。】

134) 今按：陶山本에는 [두주 ‘今按’二字，亦當爲註.]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14

○蔡伯靜

【以下至甘叔懷十六人，見《語類》·《大全》。】

公諱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之子。與弟九峯皆不仕，隱德不耀。所著有《周易訓解》。【今按：節齋門人之賢者，《實紀》不載，未知其何如也。】

《語》：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個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書》：自尊丈行後，惘惘¹³⁵⁾不能平。¹³⁶⁾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他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

○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正爲此耳。

135) 惘惘：《晦庵集》(속집 권3 〈答蔡伯靜〉)‘惘惘至今’

136) 不能平：《晦庵集》(속집 권3 〈答蔡伯靜〉)에는 뒤에 ‘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嘗有詩曰：“遠種青松杳翠微，忍看紅紫亂飛時。白雲萬頃山阿靜，春去春來摠不知。”

宋季 朱門諸子-215

李周翰

《語》： 李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某¹³⁷⁾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¹³⁸⁾ 古人都自少涵養好了。”後¹³⁹⁾又問作時文。曰¹⁴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¹⁴¹⁾ 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¹⁴²⁾多說話翻騰出來。如說¹⁴³⁾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漳州¹⁴⁴⁾日，詞訟訖，有一士人立庭下。詢¹⁴⁵⁾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

137) 某：《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앞에 ‘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讀書，也須疑著。’가 있다.

138) 話：《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뒤에 ‘且看是如何。’가 있다.

139) 後：《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뒤에 ‘因說至善’이 있다.

140) 曰：《朱子語類》(卷120:56) ‘先生曰’

141) 了：《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뒤에 ‘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가 있다.

142) 許：《朱子語類》(卷120:56) ‘不’

143) 如說：《朱子語類》(卷120:56) ‘且如到說’

144) 漳州：《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앞에 ‘在’가 있다.

145) 詢：《朱子語類》(卷120:56)에는 앞에 ‘待’가 있다.

《書》：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

○〈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鬱鬱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¹⁴⁶⁾之意耳。

146) 聰：奎章閣本‘曇’

宋季 朱門諸子-216

孫吉甫

《語》：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因論¹⁴⁷⁾兩漢·晉·宋·隋·唐至宋風俗之變¹⁴⁸⁾云云。

《書》：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¹⁴⁹⁾，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此¹⁵⁰⁾豈他人所得¹⁵¹⁾與於其間哉？然¹⁵²⁾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其¹⁵³⁾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147) 因論：《朱子語類》(권120:117) ‘且如’

148) 至宋風俗之變：《朱子語類》(권120:117) ‘風俗，何嘗有個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

149) 克：《晦庵集》(권64 〈答孫吉甫〉)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150) 此：《晦庵集》(권64 〈答孫吉甫〉) ‘是’

151) 得：《晦庵集》(권64 〈答孫吉甫〉)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152) 然：《晦庵集》(권64 〈答孫吉甫〉)에는 뒤에 ‘此亦或有說焉’이 있다.

153) 其：《晦庵集》(권64 〈答孫吉甫〉) ‘夫’

宋季 朱門諸子-217

林叔和

《台寓錄》：“公名鼎，伯和弟，號草廬。”

《語》：叔和¹⁵⁴⁾別去，請教。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叔和¹⁵⁵⁾好主葉正則之說。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熟¹⁵⁶⁾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書》：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只緣自視太¹⁵⁷⁾過，謂¹⁵⁸⁾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¹⁵⁹⁾不知所從。莫¹⁶⁰⁾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

154) 叔和：《朱子語類》(卷120:85)‘林叔和’

155) 叔和：《朱子語類》(卷120:85)‘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

156) 熟：《朱子語類》(卷120:85)‘將本文熟’

157) 太：奎章閣本‘大’

158) 謂：《晦庵集》(卷49 〈答林叔和〉)에는 앞에 ‘必’이 있다.

159) 者：《晦庵集》(卷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觀聽惶惑’이 있다.

160) 莫：《晦庵集》(卷49 〈答林叔和〉)에는 앞에 ‘竊意’가 있다.

其切¹⁶¹⁾己者先次用力，而¹⁶²⁾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此¹⁶³⁾推究¹⁶⁴⁾，不使¹⁶⁵⁾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襄事¹⁶⁶⁾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161) 切 :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162) 而 :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163) 此 :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 ‘次’

164) 究 :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纖悉詳盡’이 있다.

165) 使 :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或’이 있다.

166) 事 : 《晦庵集》(권49 〈答林叔和〉)에는 뒤에 ‘既’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18

趙致道

公諱師夏，字致道。黃勉齋所撰先生行狀，公爲先生孫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

○《一統志》：嘉定間，知南康軍，奏以星子縣請佃稅錢，對補上供；撥梅洞寺田及漁池入兩學；立三縣社倉。善政甚多。

○《台寓錄》：“號遠庵，幾道弟，紹熙進士，仕終特轉朝奉大夫。

《語》：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却不然。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

○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

譬，是推己及物事。¹⁶⁷⁾” 曰：“然。”

《書》： 所疑理氣之偏， 若論本原， 卽有理然後有氣， 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 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 故有是氣則有是理， 無是氣則無是理， 是氣多則是理多， 是氣少則¹⁶⁸⁾是理少， 又豈不可以偏全論邪？

○〈誠幾圖說〉， 見《性理大全書》。【今不錄。】

○問： “程子言： ‘仕宦¹⁶⁹⁾奪人志’， 或言： ‘爲富貴所移也’。愚¹⁷⁰⁾以爲： 不特言此。但才仕¹⁷¹⁾， 則於窒礙處， 有隨意¹⁷²⁾區處之意， 浸浸¹⁷³⁾入於隨時徇俗之域， 與初間¹⁷⁴⁾立心各別， 此所謂奪志也。不知人¹⁷⁵⁾有此病，

167) 問 … 及物事： 《朱子語類》(卷33:73) 致道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己纔要立， 便立別人； 己纔要達， 便達別人， 這更無甚著力。下云：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 這又是一意， 煙著比方安排， 與仁者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與‘我不欲人加諸我， 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 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 與‘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一般， 都是推己及物事。”

168) 則： 《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 ‘即’

169) 宦： 奎章閣本·筑大本 ‘官’

170) 愚： 《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에는 뒤에 ‘意’가 있다.

171) 仕： 《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에는 뒤에 ‘宦’이 있다.

172) 意：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隨意’之‘意’， 恐作‘宜’.]가 있다. 《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 ‘宜’

173) 浸： 《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에는 뒤에 ‘遂’가 있다.

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公嘗〈識延平後錄後〉略曰：“文公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饁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之言行滿天下，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其師弟子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爲千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悅之意哉？”

174) 間：奎章閣本‘問’

175) 人：《晦庵集》(卷59 〈答趙致道〉)‘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

宋季 朱門諸子-219

徐彥章

《語》：問中和。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按《語類》，“徐煥云：‘天行¹⁷⁶⁾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¹⁷⁷⁾而有氣，資坤¹⁷⁸⁾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卽坤元。徐說亦通。”煥疑是彥章，故附見云。】

《書》：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醠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眞

176) 天行：《朱子語類》(卷69:112)‘天之行健’

177) 乾：《朱子語類》(卷69:112)‘乾以始’

178) 坤：《朱子語類》(卷69:112)‘坤以生’

知儒·佛之邪正¹⁷⁹⁾也.

○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以¹⁸⁰⁾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徐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¹⁸¹⁾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燬。¹⁸²⁾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又云：“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179) 正 : 《晦庵集》(권54 〈答徐彥章〉)에는 뒤에 ‘不必如是之迫切’이 있다.

180) 以 : 《晦庵集》(권54 〈答徐彥章〉)에는 없다.

181) 肯 : 《晦庵集》(권54 〈答徐斯遠〉)에는 뒤에 ‘自’가 있다.

182) 燬 : 《晦庵集》(권54 〈答徐斯遠〉) ‘燬’

宋季 朱門諸子-220

柯國材

公諱翰，字國材。【按：先生祭公文云“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則公同安人。又云“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則以公爲學職矣。○又按：先生〈舉翰請備申使府差學職狀〉：“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云云。”】

《語》：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¹⁸³⁾》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¹⁸⁴⁾十一年伐殷，十¹⁸⁵⁾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

《書》：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¹⁸⁶⁾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悅然也。

183) 史：《朱子語類》(卷79:63) ‘史辭’

184) 使：《朱子語類》(卷79:63) ‘使武王’

185) 十：《朱子語類》(卷79:63) ‘到十’

186) 助：《晦庵集》(卷39 〈答柯國材〉)에는 뒤에 ‘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의 있다.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¹⁸⁷⁾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
【齊仲·順之.】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嘗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

○先生祭公文曰：“孰¹⁸⁸⁾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又云：“惟君之德，剛毅近仁。¹⁸⁹⁾居今行古，勇莫能奪。”

187) 抑：陶山本‘扞’

188) 孰：陶山本‘熟’

189) 近仁：《晦庵集》(권87 〈祭柯國材文〉)에는 뒤에 ‘望之可畏，即之可親。

宋季 朱門諸子-221

朱飛卿

《語》：飛卿¹⁹⁰⁾問：“孟子說‘求放心’¹⁹¹⁾，莫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

《書》：問：“持敬¹⁹³⁾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

190) 飛卿：《朱子語類》(권59:156) ‘蜚卿’

191) 心：《朱子語類》(권59:156)에는 뒤에 ‘從仁人心也，說將來.’가 있다.

192) 是：《朱子語類》(권59:156)에는 뒤에 ‘收此心便是仁’이 있다.

193) 持敬：《晦庵集》(권56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

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¹⁹⁴⁾亦自舒適。¹⁹⁵⁾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 “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194) 而：《晦庵集》(권56 〈答朱飛卿〉)에는 뒤에 ‘四體’가 있다.

195) 適：《晦庵集》(권56 〈答朱飛卿〉)에는 뒤에 ‘矣’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22

黃嵩老

《語》：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

曰：“謝上蔡¹⁹⁶⁾舉史文成誦【云云】。

公且道上蔡聞過¹⁹⁷⁾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¹⁹⁸⁾’？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

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牿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書》：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因¹⁹⁹⁾循²⁰⁰⁾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²⁰¹⁾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196) 蔡：《朱子語類》(권53:85)에는 뒤에 ‘見明道先生’이 있다.

197) 聞過：《朱子語類》(권53:85) ‘聞得過失，恁地’

198) 心：《朱子語類》(권53:85)에는 뒤에 ‘公試思.’久之，先生曰’이 있다.

199) 因：《晦庵集》(권58 〈答黃嵩老〉)에는 앞에 ‘多致’가 있다.

200) 循：《晦庵集》(권58 〈答黃嵩老〉)에는 뒤에 ‘一向’이 있다.

201) 功：奎章閣本·筑大本 ‘切’

宋季 朱門諸子-223

王子充

《語》： 子充問：“某在湖南， 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 曰：“義理不明， 如何踐履？” 曰：“他說行得便見得。” 曰：“如人行， 路不見， 便如何行²⁰²⁾? 若講得道理明時， 自是事親不得不孝， 事兄不得不弟， 交朋友不得不信。”

《書》： 老兄深靜篤實， 天資甚美， 於²⁰³⁾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 未得深扣所存。²⁰⁴⁾ 今²⁰⁵⁾來教， 乃有懶弱自安之語， 何邪？大抵今日之弊， 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 專²⁰⁶⁾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 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 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 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 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 所存雖正，

202) 行： 《朱子語類》(卷9:34)에는 뒤에 ‘今人多教人踐履， 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 一般資質好底人， 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 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이 있다.

203) 於： 《晦庵集》(卷46 〈答王子充〉)에는 앞에 ‘平時’가 있다.

204) 存： 《晦庵集》(卷46 〈答王子充〉)에는 뒤에 ‘以自警策’이 있다.

205) 今： 《晦庵集》(卷46 〈答王子充〉)에는 뒤에 ‘讀’이 있다.

206) 專： 《晦庵集》(卷46 〈答王子充〉)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所發雖審，終²⁰⁷⁾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²⁰⁸⁾無所發明也。

207) 終 : 《晦庵集》(권46 〈答王子充〉)에는 앞에 ‘竊恐’이 있다.

208) 而 : 《晦庵集》(권46 〈答王子充〉)에는 뒤에 ‘卒’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24

李元翰

《語》：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²⁰⁹⁾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闇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

○問：“佛書亦有克己底說²¹⁰⁾。”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書》：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

209) 視：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物雖視’之‘視’字, 恐誤.]가 있다. 今按：《朱子語類》(권 41:41) 교감주에 판본들이 모두 ‘視’로 되어 있는데, ‘現’으로 바꾸어야 할 것 같다 고 했다.

210) 說：《朱子語類》(권41:41)에는 뒤에 ‘話’가 있다.

便²¹¹⁾侵過‘義人路²¹²⁾’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

211) 便 : 《晦庵集》(권59 〈答李元翰〉)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212) 路 : 《晦庵集》(권59 〈答李元翰〉)에는 뒤에 ‘底’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25

周純仁

《語》：周樸 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如此緩閣，人皆以火爐²¹³⁾爲中，亦是須要去火爐²¹⁴⁾中尋個至中處，方是的當。又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

《書》：所欲買書云云。“想²¹⁵⁾不能一併讀得許多²¹⁶⁾。又²¹⁷⁾多服燥熱藥，使²¹⁸⁾血氣偏勝²¹⁹⁾，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²²⁰⁾躁²²¹⁾擾之氣

213) 爐：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朱子語類》(권62:146) ‘爐’

214) 爐：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朱子語類》(권62:146) ‘爐’

215) 想：《晦庵集》(권60 〈答周純仁〉)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216) 多：《晦庵集》(권60 〈答周純仁〉)에는 뒤에 ‘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이 있다.

217) 又：《晦庵集》(권60 〈答周純仁〉)에는 뒤에 ‘如’가 있다.

218) 使：《晦庵集》(권60 〈答周純仁〉)‘亦使人’

219) 勝：《晦庵集》(권60 〈答周純仁〉)에는 뒤에 ‘不得和平’이 있다.

220) 揚：奎章閣本 ‘楊’

221) 躁：奎章閣本 ‘燥’

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又答問目云：“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詳前書之意。周時在謫中。】

宋季 朱門諸子-226

何巨元

【進之. ○《語類》，元作源，未詳孰是.】

《語》：何巨源書問‘月窟天根’云云。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書》：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²²²⁾不憚應接之煩也。人²²³⁾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²²⁴⁾如何？但²²⁵⁾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²²⁶⁾。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體²²⁷⁾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

222) 想：《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뒤에 ‘賢者於此亦’이 있다.

223) 人：《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앞에 ‘示喻’가 있다.

224) 意：《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뒤에 ‘果’가 있다.

225) 但：《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뒤에 ‘如來諭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이 있다.

226) 也：《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뒤에 ‘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姤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가 있다.

227) 體：《晦庵集》(권59 〈答何巨元〉)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

宋季 朱門諸子-227

傳敬子

《語》：傳敬子說‘明明德’。曰228)：“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概恁地說，到下面229)說‘平天下’至‘格物230)’，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231)。且去子細看，都未要把自家言語意思去攬他底。232) 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然見得。而今且說格物233)，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

《書》：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234)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

228) 曰：《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單，也不得。且去子細看。’이 있다.

229) 面：《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方’이 있다.

230) 物：《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八者’가 있다.

231) 夫：《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就此八者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裏。而今’이 있다.

232) 底：《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公說胸中有箇分曉底，少間捉摸不著，私意便從這裏生，便去穿鑿。而今且去’가 있다.

233) 物：《朱子語類》(卷14:91)에는 뒤에 ‘這箇事理，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安頓它？逐一’이 있다.

234) 著：筑大本‘者’

宋季 朱門諸子-228

林易簡

《語》：問：“‘其體則謂之易²³⁵⁾’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到。²³⁶⁾ 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個無始無終底意。”易²³⁷⁾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礙耳²³⁸⁾。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個見處。”林曰：“某²³⁹⁾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²⁴⁰⁾。貪多，不濟事。”

《書》：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曰：“漢武帝

235) 其體則謂之易：《朱子語類》(권95:32) ‘此’

236) 到：筑大本·陶山本；《朱子語類》(권95:32) ‘道’

237) 易：《朱子語類》(권95:32)에는 앞에 ‘林’이 있다.

238) 耳：《朱子語類》(권95:32)에는 뒤에 ‘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이 있다.

239) 某：《朱子語類》(권95:32)에는 뒤에 ‘且’가 있다.

240) 去：《朱子語類》(권95:32)에는 뒤에 ‘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이 있다.

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²⁴¹⁾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

○問敬。曰：“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241) 父：奎章閣本‘人’

宋季 朱門諸子-229

甘叔懷

【先生〈書河圖洛書後〉云云：“閣皇 甘叔懷欲刻二圖山中。○閣皇在臨江，叔懷必臨江人。】

《語》：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個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²⁴²⁾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云云。以上二條皆漢卿所錄。】

《大全》詩集有〈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詩〉三絕。

242) 言：《朱子語類》(권125:37)에는 뒤에 ‘有’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又有〈叔懷嘗夢飛仙樂府〉一闋.

宋季 朱門諸子-230

○陳復齋

【以下至傅忠簡二人見《實紀》，而遺於二書。然皆高賢而有史傳，故錄史別出之。○《實紀》：“號復齋，守之弟。”又云：“守，莆田人。”】

《史傳》略：公諱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子²⁴³⁾之門，朱子器異之。長從黃勉齋遊。以父任歷州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上封事言：“宮闈儀形²⁴⁴⁾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史彌遠不樂。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遂請罷歸。出知南康軍，歲侵，奏蠲賦，就役流民，築江堤，給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²⁴⁵⁾，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之規。改知漳州，未行，寧宗崩，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拜祠命，辭職名，卒。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

243) 朱子：《宋史》(列傳167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朱熹’。이하 《宋史》에서 ‘朱子’는 모두 ‘朱熹’ 혹은 ‘熹’로 되어 있다.

244) 形：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宋史》(列傳167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刑’

245) 南劍州：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南劍州’；《宋史》(列傳167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南劍州’

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稿藏于家。

○真西山跋陳復齋詩卷曰：“某嘗爲自箴曰：‘學不如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師復，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臥不起，浮言易洩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眠某昔負皋時，掩關憊臥，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臨邛，魏華父。南海，未詳。義烏，當指徐崇甫.】

宋季 朱門諸子-231

傳忠簡

【《一統志》：“泉州流寓，傅自得，父察，使金不屈死，母趙氏 护之女。抵泉，因居。自得杜門讀書。子伯成·伯壽，俱登進士，爲名臣。○《實紀》：“泉州晉江人云云。”○《真西山集》稱爲竹隱先生。】

《史傳》略：公諱伯成，字景初，察之孫。少從朱先生學，登進士第。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大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出知漳州，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公言：“譬如乘舟，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朝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幸圖難，臣未知也。”進右司郎官。御史中丞，鄧友龍劾公，罷之。嘉定召對，權戶部侍郎。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公因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語。²⁴⁶⁾”李壁謫居撫州，公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追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罪矣。”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

246) 語：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路’

國大義，或致彌遠意，將引以共政，謝之。左遷權吏部侍郎，知建寧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知鎮江府，召辭致仕。理宗卽位，升寶謨閣直學士，落致仕，予祠，辭。寶曆元年召，尋予祠奉。朝請，雖力辭，而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抗疏云云，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復辭。公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屍²⁴⁷⁾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賜謚忠簡。

【《實紀》：“有文集若干卷。”】

○〈與儲行之書〉：“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沈，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

247) 屍：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尸’

宋季 朱門諸子-232

○林擴之

【以下至趙南紀五人，見《實紀》，又見與他人書。故於只見《實紀》類別出之。】

《實紀》：公諱允中，字擴之，用中之弟。朱子稱其專志苦學。所著有《草堂集》。【先生有〈擴之字序〉。】

《書》：〈與林擇之書〉曰：“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²⁴⁸⁾滿人意耳²⁴⁹⁾。今²⁵⁰⁾欲且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²⁵¹⁾意²⁵²⁾堅，不免聽之。”云云。

248) 未：《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甚’이 있다.

249) 耳：《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昨欲往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이 있다.

250) 今：《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却’이 있다.

251) 省：《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252) 意：《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甚’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33

傅君定

《實紀》：公²⁵³⁾，婺州人。朱子稱其刻苦。

《書》：〈與黃直卿書〉曰：“林²⁵⁴⁾子武·傅²⁵⁵⁾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傅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將²⁵⁶⁾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

253) 公：《實紀》에는 없다.

254) 林：《晦庵集》(속집 권1 〈答黃直卿〉)에는 앞에 ‘書院中只古田’이 있다.

255) 傅：《晦庵集》(속집 권1 〈答黃直卿〉)에는 앞에 ‘及婺州’가 있다.

256) 將：《晦庵集》(속집 권1 〈答黃直卿〉) ‘得’

宋季 朱門諸子-234

程深父

《實紀》：公²⁵⁷⁾，古田人。【按：深父卒，先生囑其弟，就林擇之處，兌²⁵⁸⁾文字錢一千，并與之香茶，令²⁵⁹⁾於其靈前焚香點茶。且云：“累年相聞，不得一見，甚可²⁶⁰⁾恨也。”則深父未嘗登門，可知。然先生義許如此，故《實紀》列爲門人。今從之。】

《書》：〈答林師魯書〉曰：“扣²⁶¹⁾林擇之²⁶²⁾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²⁶³⁾，曰程深父·林²⁶⁴⁾熙之，其²⁶⁵⁾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芸齋，師魯父號。】

257) 公：《實紀》에는 없다.

258) 兑：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兌文字錢’之‘兌’字，未曉.]가 있다.

259) 令：陶山本에는 없다.

260) 可：陶山本 ‘恨’

261) 扣：《晦庵集》(별집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因’이 있다.

262) 林擇之：《晦庵集》(별집 권5 〈林師魯〉) ‘其’

263) 人：《晦庵集》(별집 권5 〈林師魯〉)에는 뒤에 ‘者焉’이 있다.

264) 林：《晦庵集》(별집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曰’이 있다.

265) 其：《晦庵集》(별집 권5 〈林師魯〉)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35

黃仲本

《實紀》：公²⁶⁶⁾，邵武人。

○號復齋，先生作記，極稱尙其語。又〈跋魏元履墓表〉稱公爲延平使君。

《書》：〈與劉德修書〉曰：“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²⁶⁷⁾作保官²⁶⁸⁾。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

266) 公：《實紀》에는 없다.

267) 肯：《晦庵集》(별집 권1 〈劉德修〉)에는 뒤에 ‘爲’가 있다.

268) 官：《晦庵集》(별집 권1 〈劉德修〉)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36

趙南紀

《實紀》：公諱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又見先生〈落星寺·尋真觀題名〉。【但題，‘岳’作‘樂’耳。】

《書》：〈與劉智夫書〉曰：“李衡陽亦甚佳【云云】。其代者卽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又先生〈送甘叔懷游廬阜詩後叙〉云：“趙南紀病臥城中，不知今能出入否，可爲一訪。”】

宋季 朱門諸子-237

○游連叔

【以下至周貴卿三十一人，見《語類》內，貴卿，見與他書。】

《語》：游敬仲，字連叔，南劍²⁶⁹⁾人，錄辛亥所聞。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衰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個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大概人只要求個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269) 南劍：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南劍’

宋季 朱門諸子-238

吳伯英

《語》： 伯²⁷⁰⁾英初見。先生²⁷¹⁾問：“讀《大學》²⁷²⁾看得如何？”曰：“不過²⁷³⁾解得文義²⁷⁴⁾，自不會²⁷⁵⁾於言外求意【云云】。只知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火²⁷⁶⁾本熱，水²⁷⁷⁾本寒；不知²⁷⁸⁾所以忠，所²⁷⁹⁾以孝，所²⁸⁰⁾以熱·所²⁸¹⁾以寒。”曰：“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個當然之理。若臣之忠，臣自是當忠；子之孝，子自是當孝。爲臣試不忠，爲子試不孝，看自家心中如何？火熱·水寒，水火之性自然如此。凡事只是尋個當然，不必過求，便生鬼怪。”

270) 伯：《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앞에 ‘吳’가 있다.

271) 先生：《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없다.

272) 讀大學：《朱子語類》(권120:43)의 해당 내용을 퇴계가 요약한 것이다.

273) 過：《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뒤에 ‘尋行數墨’이 있다.

274) 義：《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뒤에 ‘通’이 있다.

275) 會：《朱子語類》(권120:43) ‘會’ 뒤에 ‘生眼目’이 있다.

276) 火：《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뒤에 ‘性’이 있다.

277) 水：《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뒤에 ‘性’이 있다.

278) 知：《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뒤에 ‘臣之’가 있다.

279) 所：《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앞에 ‘子之’가 있다.

280) 所：《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앞에 ‘火之’가 있다.

281) 所：《朱子語類》(권120:43)에는 앞에 ‘水之’가 있다.

○伯²⁸²⁾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伯²⁸³⁾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282) 伯 : 《朱子語類》(권120:45)에는 앞에 ‘吳’가 있다.

283) 伯 : 《朱子語類》(권120:46)에는 앞에 ‘吳’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39

朱季繹

《語》：季繹勸季²⁸⁴⁾通酒，止²⁸⁵⁾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先生看糊窓，²⁸⁶⁾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季²⁸⁷⁾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284) 季：《朱子語類》(권120:126)에는 앞에 ‘蔡’가 있다.

285) 酒止：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酒止’疑當上下.]가 있다.

286) 窓：《朱子語類》(권120:127) ‘窗’

287) 季：《朱子語類》(권120:127)에는 앞에 ‘朱’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0

江文卿

【名嗣，清卿之弟，見〈清卿墓誌〉。】

《語》：文卿²⁸⁸⁾博識群書，感²⁸⁹⁾先生之教云²⁹⁰⁾：“五²⁹¹⁾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²⁹²⁾”曰：“也不妨。今²⁹³⁾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謂曰²⁹⁴⁾：“‘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²⁹⁵⁾’，公今却無擇善一著。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拽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尙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衰將去。”【先生嘗稱公能詩，見劉叔通下。】

288) 文卿：《朱子語類》(권120:52) ‘江文卿’

289) 感：《朱子語類》(권120:52) ‘因感’

290) 云：《朱子語類》(권120:52) ‘自咎云’

291) 五：《朱子語類》(권120:52) ‘某五’

292) 工夫：《朱子語類》(권120:52)에는 뒤에 ‘記許多文字’가 있다.

293) 今：《朱子語類》(권120:52) ‘如今’

294) 謂曰：《朱子語類》(권120:53) ‘謂江文卿曰’

295) 從之：《朱子語類》(권120:53)에는 뒤에 ‘多見，而識之’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1

吳直翁

《語》： 吳叡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 而病痛猶多²⁹⁶⁾？” 曰：“人²⁹⁷⁾必全體是， 而後可以言病痛²⁹⁸⁾。公今全體都未是， 何病痛之可言²⁹⁹⁾！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 雖有病痛， 也是白地上出黑花³⁰⁰⁾。趨向不正底人， 雖有善， 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³⁰¹⁾。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 可愛也³⁰²⁾。孔子曰：‘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³⁰³⁾。’以此推之， 不志於仁， 則無善矣³⁰⁴⁾。志利欲者， 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

296) 多：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奈何’가 있다.

297) 人：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앞에 ‘未論病痛’이 있다.

298) 痛：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譬如純是白物事了， 而中有黑點， 始可言病痛.’이 있다.

299) 言：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設雖有善， 亦只是黑上小白點， 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가 있다.

300) 花：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此特其氣稟之偏， 未能盡勝耳， 要之白地多也.’가 있다.

301) 花：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却成差異事’가 있다.

302) 也：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이 있다.

303) 也：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既志於義理， 自是無惡； 雖有未善處， 只是過耳， 非惡也.’가 있다.

304) 矣： 《朱子語類》(卷120:57)에는 뒤에 ‘蓋志在於利欲， 假有善事， 亦偶然耳， 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 自是不干事.’가 있다.

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³⁰⁵⁾，亦³⁰⁶⁾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個去做，此最不濟事。”

305) 佛老 : 陶山本에는 빈칸으로 처리되어 있다.

306) 亦 : 《朱子語類》(권120:57)에는 앞에 ‘他’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2

蘇宜久

《語》：宜³⁰⁷⁾久辭歸³⁰⁸⁾，欲觀《易》。曰^{309)：“《易》是³¹⁰⁾難理會底物事。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³¹¹⁾》爲書浩瀚³¹²⁾，卒急如何看得許多^{313)?}不若且買³¹⁴⁾溫公《書儀》去³¹⁵⁾子細看^{316).}不惟人家冠·昏³¹⁷⁾·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³¹⁸⁾看其他禮書³¹⁹⁾自然易^{320).}}

307) 宜：《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앞에 ‘蘇’가 있다.

308) 歸：《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앞에 ‘問’이 있다.

309) 曰：《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并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爲教。看來

310) 是：《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個’가 있다.

311) 禮：《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312) 瀚：《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難理會’가 있다.

313) 多：《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且如個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爲思得一策’이 있다.

314) 買：《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一本’이 있다.

315) 去：《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앞에 ‘歸’가 있다.

316) 看：《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看得這個’가 있다.

317) 昏：奎章閣本 ‘婚’

318) 以：《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319) 書：《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如禮記儀禮周禮之屬，少間’이 있다.

320) 易：《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溫公’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書儀》固有是有非，然他³²¹⁾大概是。”

321) 他 : 《朱子語類》(권120:63)에는 뒤에 ‘那個’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3

廖晉卿

《語》：晉³²²⁾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³²³⁾，〈玉藻〉‘九容’等³²⁴⁾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322) 晉：《朱子語類》(권120:64)에는 앞에 ‘廖’가 있다.

323) 神：《朱子語類》(권120:64)에는 뒤에 ‘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이 있다.

324) 等：《朱子語類》(권120:64)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44

陳希周

《語》：請³²⁵⁾問讀書修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個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個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個水耳。”

325) 請 : 《朱子語類》(권120:66)에는 앞에 ‘陳希周’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5

閭丘次孟

【〈跋閭丘生陰符經說〉：“括蒼 閭丘君之官臨賀，千里過予云云。”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疑卽公也。】

《語》：言³²⁶⁾：“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 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個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眞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眞樂也，眞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次³²⁷⁾孟³²⁸⁾舉〈曲禮〉成誦。 曰³²⁹⁾：“但〈曲禮〉無許多叫喚。” 曰：“次孟氣不足。” 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326) 言：《朱子語類》(권120:71)에는 앞에 ‘閭丘次孟’이 있다.

327) 次：《朱子語類》(권120:71)에는 앞에 ‘曰’이 있다.

328) 孟：《朱子語類》(권120:71)에는 뒤에 ‘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 曰塗人却無許多病。 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攬得恁地叫喚來。 又’가 있다.

329) 曰：《朱子語類》(권120:71)에는 앞에 ‘先生’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6

黃達才

【名相, 盱江人. 先生嘗跋公父壺隱居士所藏師說, 師謂延平.】

《語》：言330)思不能定331)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達332)才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333)! 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人334)書335)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336). 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

330) 言：《朱子語類》(卷120:76)에는 앞에 ‘黃達才’가 있다.

331) 定：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朱子語類》(卷120:76) ‘精’

332) 達：《朱子語類》(卷41:59)에는 앞에 ‘黃’이 있다.

333) 己：《朱子語類》(卷41:59)에는 뒤에 ‘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 這’가 있다.

334) 人：《朱子語類》(卷41:59)에는 앞에 ‘某’가 있다.

335) 書：《朱子語類》(卷41:59)에는 앞에 ‘一’이 있다.

336) 類：《朱子語類》(卷41:59)에는 뒤에 ‘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이 있다.

繁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³³⁷⁾言³³⁸⁾動³³⁹⁾’，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337) 聽：《朱子語類》(권41:59)에는 앞에 ‘非禮勿’이 있다.

338) 言：《朱子語類》(권41:59)에는 앞에 ‘非禮勿’이 있다.

339) 動：《朱子語類》(권41:59)에는 앞에 ‘非禮勿’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47

李伯誠

《語》：伯³⁴⁰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腳，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340) 伯 : 《朱子語類》(권120:78)에는 앞에 ‘李’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48

張以道

【公所藏東坡枯木怪石，先生爲題跋。】

《語》： 以³⁴¹⁾道請誨。 曰：“但長長照管得那心便了。
人若能提掇得此心在時， 煞爭事。”

○問³⁴²⁾‘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³⁴³⁾’之義。 曰：“魄是一， 魂是二； 一是水， 二是火。 —³⁴⁴⁾抱一， 火守水； 魂載魄， 動守靜也。” 【‘一抱一’， 上‘一’， 疑當作‘二’。】

341) 以 : 《朱子語類》(권120:79)에는 앞에 ‘張’이 있다.

342) 問 : 《朱子語類》(권125:34)에는 앞에 ‘張以道’가 있다.

343) 乎 : 陶山本 ‘平’

344) 一 : 《朱子語類》(권125:34) ‘二’

宋季 朱門諸子-249

陳厚之

《語》：陳厚之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

○問345)：“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 曰：“是氣先歎，故臨事不能支梧。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浩浩。”

○因看《記346)善錄》，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說347)，方到上蔡地位。” 曰：“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喚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 橫348)

345) 問：《朱子語類》(권52:77)에는 앞에 ‘厚之’가 있다.

346) 記：《朱子語類》(권17:14)에는 앞에 ‘浩陵’이 있다.

347) 說：《朱子語類》(권17:14)에는 앞에 ‘之’가 있다.

348) 橫：今按：《朱子語類》(권17:14)에는 ‘上蔡底’ 뒤에 ‘橫渠曰’로 이어진다. 생략

○語厚之：“昨³⁴⁹⁾說‘造化爲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 豐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 曰：“是理。”

○厚之³⁵⁰⁾請教云³⁵¹⁾：“看文字生。” 曰：“日子足，便熟。”

하는 과정에서 ‘橫’이 잘못 들어간 것으로 보인다.

349) 昨：《朱子語類》(권4:38)에는 뒤에 ‘晚’이 있다.

350) 之：《朱子語類》(권120:65)에는 뒤에 ‘臨別’이 있다.

351) 云：《朱子語類》(권120:65)에는 앞에 ‘因’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50

陳公直

《語》：語³⁵²⁾公³⁵³⁾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攬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攬渾了。”

352) 語 : 《朱子語類》(권120:59)에는 앞에 ‘先生’이 있다.

353) 公 : 《朱子語類》(권120:59)에는 앞에 ‘陳’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51

林士謙

《語》：初³⁵⁴⁾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爲仁，智者得其爲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³⁵⁵⁾? 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³⁵⁶⁾’，《孟子》將³⁵⁷⁾‘梁惠王³⁵⁸⁾’，《大學》從‘大學之道³⁵⁹⁾’，《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

354) 初 : 《朱子語類》(권120:62)에는 앞에 ‘林士謙’이 있다.

355) 得 : 《朱子語類》(권120:62)에는 뒤에 ‘公此問不成問.’이 있다.

356) 習 : 《朱子語類》(권120:62)에는 뒤에 ‘讀起’가 있다.

357) 將 :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孟子將’之‘將’字, 恐是‘從字.]가 있다.

358) 王 : 《朱子語類》(권120:62)에는 뒤에 ‘讀起’가 있다.

359) 道 : 《朱子語類》(권120:62)에는 뒤에 ‘在明德讀起’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52

鄭子直

《語》： 謂³⁶⁰⁾鄭光弼 子直曰³⁶¹⁾：“《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躋，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理³⁶²⁾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360) 謂：《朱子語類》(卷120:67)에는 앞에 ‘先生’이 있다.

361) 曰：《朱子語類》(卷120:67)에는 뒤에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이 있다.

362) 理：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義理之辨’‘理’字，恐是‘利’字.]가 있다. 《朱子語類》(卷120:67) ‘利’

宋季 朱門諸子-253

丘玉甫

《語》：請³⁶³⁾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個做³⁶⁴⁾。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個與之爲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著做不能已也。”又曰³⁶⁵⁾：“今學者自不以爲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³⁶⁶⁾，如何強他使飲！”【頑，去聲，本注云。】

363) 請：《朱子語類》(卷120:82)에는 앞에 ‘丘玉甫作別’이 있다.

364) 做：《朱子語類》(卷120:82)에는 뒤에 ‘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某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가 있다.

365) 曰：《朱子語類》(卷120:82)에는 뒤에 ‘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가 있다.

366) 渴：陶山本‘湯’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54

江元益

《語》：元³⁶⁷⁾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德³⁶⁸⁾底。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問³⁶⁹⁾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367) 元：《朱子語類》(권120:83)에는 앞에 ‘江’이 있다.

368) 德：《朱子語類》(권120:83) ‘得’

369) 問：《朱子語類》(권120:84)에는 앞에 ‘江元益’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55

周元卿

《語》：問³⁷⁰⁾：“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³⁷¹⁾他事³⁷²⁾。如何得心在³⁷³⁾書上？”曰：“此最不可。‘不誠無物³⁷⁴⁾’，半板已前心在書上，則只在半板有始有終；半板以後心不在焉，則無物矣。”

370) 問 : 《朱子語類》(권120:86)에는 앞에 ‘周元卿’이 있다.

371) 思 : 《朱子語類》(권120:86)에는 뒤에 ‘慮’가 있다.

372) 事 : 《朱子語類》(권120:86)에는 뒤에 ‘口雖讀，心自在別處,’가 있다.

373) 在 : 《朱子語類》(권120:86)에는 앞에 ‘只’가 있다.

374) 物 : 《朱子語類》(권120:86)에는 뒤에 ‘雖讀，猶不讀也。誠者物之終始。如’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56

馮德英

《語》：與德英³⁷⁵⁾說爲己·爲人。曰³⁷⁶⁾：“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千方百計，一³⁷⁷⁾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375) 德英：《朱子語類》(卷120:93) ‘馮德貞’

376) 曰：《朱子語類》(卷120:93)에는 뒤에 ‘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가 있다.

377) 一：《朱子語類》(卷120:93) ‘壹’

宋季 朱門諸子-257

林仲參

《語》：問³⁷⁸⁾下學之要受用處。曰：“灤³⁷⁹⁾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378) 問 : 《朱子語類》(권120:98)에는 앞에 ‘林仲參’이 있다.

379) 灊 :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灤底’之‘灤’, 恐是‘撥’字.]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58

陳德本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篋〉，疑卽公也。】

《語》：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疏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餘見楊志仁下。】

宋季 朱門諸子-259

戴明伯

《語》：明³⁸⁰⁾伯請教。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卽³⁸¹⁾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³⁸²⁾。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個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摩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底³⁸³⁾。”又云：“此心先錯用向東去，及至喚回西邊，又也只是那向東底心³⁸⁴⁾。有一學者先佞佛，日逐念〈金剛大悲呪³⁸⁵⁾〉，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學》·《論》·《孟》，

380) 明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앞에 ‘戴’가 있다.

381) 卽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앞에 ‘聖人之心’이 있다.

382) 曉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뒤에 ‘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가 있다.

383) 底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뒤에 ‘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이 있다.

384) 心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뒤에 ‘但只列轉些頓放，元不會改換.’이 있다.

385) 呪 : 《朱子語類》(권120:113)에는 뒤에 ‘不停口’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却依舊趕徧數， 荒荒忙忙誦過， 此亦只是將念〈大悲
呪〉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

宋季 朱門諸子-260

徐元明

《語》：括蒼 徐元明【名琳】·鄭子上同見。先生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³⁸⁶⁾，只是要約，更不務博，雖³⁸⁷⁾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³⁸⁸⁾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書³⁸⁹⁾多，左牽右攢，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³⁹⁰⁾，亦不博之弊。”

386) 諸人：《朱子語類》(권120:114) ‘諸人之學’

387) 雖：《朱子語類》(권120:114) ‘本來雖’

388) 至：《朱子語類》(권120:114) ‘至於’

389) 讀書：《朱子語類》(권120:114) ‘讀得書’

390) 狹：《朱子語類》(권120:114)에는 뒤에 ‘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61

林恭甫

《語》：問391)：“〈堯392)曰〉一篇393)記堯·舜·湯·武394)事，何也？” 曰：“先儒說395)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396). 然道理繁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須397)去裏面理會。譬如看屋，須看那房室398)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如喫荔支，須喫那肉，不喫那皮，公而今399)剝了那肉，却喫那皮核？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391) 問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앞에 ‘林恭甫’가 있다.

392) 堯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앞에 ‘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가 있다.

393) 篇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뒤에 ‘乃’가 있다.

394) 武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뒤에 ‘許多’가 있다.

395) 先儒說 : 《朱子語類》(卷120:18) ‘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

396) 此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뒤에 ‘先儒亦只是如此說.’이 있다.

397) 須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앞에 ‘讀書’가 있다.

398) 室 : 《朱子語類》(卷120:18) ‘屋’

399) 今 : 《朱子語類》(卷120:18)에는 뒤에 ‘却是’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62

郭廷碩

《語》：問廷碩⁴⁰⁰⁾：“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爲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⁴⁰¹⁾ 謝尚畫和易寬厚，也煞朴直。昔過湘中⁴⁰²⁾，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400) 問廷碩：《朱子語類》(권120:122) ‘先生問郭廷碩’

401) 直是少：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直是少’下, 恐有‘恭’字.]가 있다.

402) 中：《朱子語類》(권120:122)에는 뒤에 ‘時’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七

宋季 朱門諸子-263

任正甫

《語》：先生謂任⁴⁰³⁾正甫【名⁴⁰⁴⁾忠厚，遂安人.】 “精神專一。”

403) 任 : 《朱子語類》(권120:69)에는 없다.

404) 名 : 《朱子語類》(권120:69) ‘任’

宋季 朱門諸子-264

南城熊

《語》：謂405)曰：“聖賢語言，只似常俗人說話。如今須是把得聖賢言語，湊得成常俗言語，方是，不要引東引西。若說這句未通，又引那句，終久兩下都理會不得。若這句已通，次第到那句自解通。”

405) 謂 : 《朱子語類》(권120:101)에는 뒤에 ‘南城熊’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65

劉學古

《語類》：只云劉學古。

○按：先生行狀，“女婿有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平甫之子】，疑卽《語類》所稱之人。但行狀以學古爲名，而《語類》所稱之例，似是爲字。更詳之。

【《別集》又有〈與學古書〉，而不著其姓。當時又有葉學古，疑《語類》者劉學古，而《大全》者葉學古，未必爲一人也。】

《語》：嘗⁴⁰⁶⁾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慎⁴⁰⁷⁾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⁴⁰⁸⁾。”

406) 嘗：《朱子語類》(卷120:60)에는 앞에 ‘先生’이 있다.

407) 慎：《朱子語類》(卷120:60) ‘謹’

408) 耳：《朱子語類》(卷120:60) ‘爾’

宋季 朱門諸子-266

劉氏棟

《語》：先生⁴⁰⁹⁾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一條，見《心經附註》。

○劉⁴¹⁰⁾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⁴¹¹⁾：“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⁴¹²⁾，然⁴¹³⁾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個人，無所欠闕⁴¹⁴⁾，便是‘止於至善’。”

409) 先生：《朱子語類》(卷16:71)에는 없다.

410) 劉：《朱子語類》(卷55:4) ‘劉棟’

411) 曰：《朱子語類》(卷55:4)에는 뒤에 “‘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가 있다.’

412) 至：《朱子語類》(卷55:4)에는 뒤에 ‘固無可奈何’가 있다.

413) 然：《朱子語類》(卷55:4)에는 뒤에 ‘人’이 있다.

414) 罕：《朱子語類》(卷55:4)에는 뒤에 ‘然也只是本分事，這’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67

周貴卿

《語》：周兄良問：“平⁴¹⁵⁾時⁴¹⁶⁾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個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⁴¹⁷⁾：“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機⁴¹⁸⁾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進⁴¹⁹⁾，吾往也。’”

415) 平：《朱子語類》(卷120:54)에는 앞에 ‘某’가 있다.

416) 時：《朱子語類》(卷120:54)에는 뒤에 ‘所爲’가 있다.

417) 曰：《朱子語類》(卷120:55)에는 뒤에 ‘只是亂道?’가 있다.

418) 機：奎章閣本；《朱子語類》(卷120:55) ‘撥’

419) 進：《朱子語類》(卷120:55) ‘往’

《書》：〈與劉智夫書〉：“周貴卿⁴²⁰⁾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⁴²¹⁾，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420) 卿：《晦庵集》(별집 권2 〈劉智夫〉)에는 뒤에 ‘來相訪’이 있다.

421) 何：《晦庵集》(별집 권2 〈劉智夫〉)에는 뒤에 ‘因其歸謾附此’가 있다.